

資治通鑑

冊
三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諫議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肆佰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十二

起強圉赤奮若盡著雍攝提格凡十二年

中宗元皇帝上

諱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琅邪王佃之孫恭王觀之子蓋法始建國都曰元

建武元年

是年二月方改元

春正月漢兵東略弘農太守宋哲

犇江東

哲屯華陰漢兵自長安東略故棄城來奔守式又翻

黃門郎史淑侍御史

王冲自長安犇涼州稱愍帝出降前一日

降戶江翻使淑

等齎詔賜張寔拜寔大都督涼州牧侍中司空承制

行事且曰朕已詔琅邪王時攝大位君其協贊琅邪

共濟多難淑等至姑臧寔大臨三日難乃日翻臨力鳩翻辭官不

受初寔叔父肅為西海太守王莽置西海郡光武中興棄之至獻帝興平二年武威太守張

雅請置西海郡分張掖之居延一縣以屬之雖郡名同而非王莽西海郡之地聞長安危逼請為先

鋒入援寔以其老弗許及聞長安不守肅悲憤而卒

卒子恤翻寔遣太府司馬韓璞時張氏保據河西有太府司馬太府少府主簿等官蓋以都督府為太府

涼州府為少府也璞匹角翻撫戎將軍張閔等帥步騎一萬東擊漢

撫戎將軍蓋張氏創置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命討虜將軍陳安沈約志魏置將軍四

安故太守賈騫晉志曰張茂分武興金城西平安故四郡為定州蓋張氏分金城西平二郡地置安故郡也按

安故縣二漢屬隴西郡水經注洮水自臨洮縣東流又屈而北流逕安故縣故城西又北逕狄道縣故城西狄道時已置武始郡安故郡

蓋即漢之一縣置郡隴西太守吳紹各統郡兵為前驅又遺相國

保書曰王室有事不忘投軀前遣賈騫瞻公舉動中

被符命敕騫還軍符命蓋保符下寔也遺于季翻被皮義翻俄聞寇逼長安胡

崧不進麴允持金五百請救於崧遂決遣騫等進軍

度嶺

自涼州濟河度沃于嶺至狄道

會聞朝廷傾覆為忠不遂憤痛之

深死有餘責今更遣璞等唯公命是從璞等卒不能

進而還至南安

南安郡治獮道縣卒子恤翻還從宜翻又如字

諸羌斷路斷丁管翻相

持百餘日糧竭矢盡璞殺車中牛以饗士泣謂之曰

汝曹念父母乎曰念念妻子乎曰念念欲生還乎曰欲

從我令乎曰諾乃鼓譟進戰會張閬帥金城兵繼至

夾擊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帥讀曰率下同

先是長安謠曰秦

川中血沒腕唯有涼州倚柱觀

腕烏貫翻

及漢兵覆關中

氏羌掠隴右雍秦之民死者什八九

雍於用翻

獨涼州安

全 二月漢主聰使從弟暢

從才用翻

帥步騎三萬攻滎

陽太守李矩屯韓王故壘相去七里

李矩屯新鄭則韓王故壘亦在新鄭也戰

國時韓滅鄭徙都之故有故壘在焉

遣使招矩

使疏吏翻

時暢兵猝至矩未及為

備乃遣使詐降於暢暢不復設備大饗渠帥皆醉

降戶

江翻復扶又翻帥所類翻矩欲夜襲之士卒皆恒懼恒去王翻矩乃遣其

將郭誦禱於子產祠子產相鄭鄭人懷其惠為之立祠使巫揚言曰子

產有教當遣神兵相助衆皆踊躍爭進矩選勇敢千

人使誦將之將即亮翻掩擊暢營斬首數千級暢僅以身

免辛巳宋哲至建康沈約曰建康本秣陵縣漢獻帝建安十六年置孫權改秣陵為建業武帝

平吳還為秣陵太康三年分秣陵之水北為建業愍帝即位避帝諱改為建康稱受愍帝詔令丞相

琅邪王睿統攝萬機三月琅邪王素服出次杜預曰出次避正寢

舉哀三日於是西陽王叢及官屬等共上尊號西陽王叢

汝南王亮之子叢余亮翻上時掌翻王不許叢等固請不已王慨然流涕

曰孤罪人也諸賢見逼不已當歸琅邪耳呼私奴命

駕將歸國私奴謂私所畜養而給使令之奴非以罪沒官者叢等乃請依魏晉故

事稱晉王許之辛卯即晉王位大赦改元始備百官

立宗廟建社稷有司請立太子王愛次子宣城公裒

欲立之

哀蒲侯翻

謂王導曰立子當以德導曰世子宣城

俱有朗雋之美而世子年長

長知兩翻

王從之丙辰立世

子紹為王太子封哀為琅邪王奉恭王後

帝後大宗故以哀奉琅邪

祀國仍以哀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鎮廣陵以西陽

王叢為太保封譙剛王遜之子承為譙王

一本作譙王承音拯

宣帝之弟子也又以征南大將軍王敦為大將軍江

州牧揚州刺史王導為驃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

領中書監錄尚書事

驃匹妙翻

丞相左長史刁協為尚書

左僕射右長史周顛為吏部尚書軍諮祭酒

顛魚豈翻

賀

循為中書令右司馬戴淵王邃為尚書司直劉隗為

御史中丞行參軍劉超為中書舍人

晉志曰中書晉初置舍人通事各一人江

左合舍人通事謂之通事舍人掌呈奏案

參軍事孔愉長兼中書郎

長兼蓋始於此

自

餘參軍悉拜奉車都尉掾屬拜駙馬都尉行參軍舍

人拜騎都尉

三都尉皆漢武帝置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馬都尉掌駙馬騎都尉掌監羽林騎師古曰駙副馬也非

正駕車皆為副馬一曰駙近也疾也晉武帝以宗室外戚為三都尉江左後罷奉車騎二都尉唯留駙馬都尉奉朝請諸尚公主者為之

椽俞

王敦辭州牧王導以敦統六州辭中外都督賀

循以老病辭中書令王皆許之以循為太常是時承

喪亂之後江東草創

廣雅曰草造也創始也喪息浪翻

刁協久宦中朝

諳練舊事

諳烏含翻悉也記也朝直遙翻

賀循為世儒宗明習禮學凡

有疑議皆取決焉

劉琨段匹磾相與歃血同盟

奚翻歃色洽翻歃也

期以翼戴晉室辛丑琨檄告華夷遣兼左長

史右司馬温嶠匹磾遣左長史榮邵奉表及盟文詣

建康勸進

漢之禪於魏也文帝三讓魏朝羣臣累表請順天人之望此則勸進之造端也晉受魏禪何曾等亦然時慙

帝蒙塵四海無君琨等勸進為得其正

嶠羨之弟子也

温羨見八十六卷惠帝永興二年

嶠之

從母為琨妻

母之姊妹為從母從才用翻

琨謂嶠曰晉祚雖衰天命

未改吾當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行矣勉之王以

鮮卑大都督慕容廆為都督遼左雜夷流民諸軍事

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廆不受遼左即遼東流民謂中州之民流移入遼東者

廆戶罪翻征虜將軍魯昌說廆曰今兩京覆沒天子蒙

塵左傳叔帶之難襄王出居於鄭使告難於魯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說輸芮翻琅邪王承

制江東為四海所係屬屬之明公雖雄據一方而諸

部猶阻兵未服者蓋以官非王命故也謂宜通使琅

邪使疏吏翻下同勸承大統然後奉詔令以伐有罪誰敢不

從處士遼東高詡曰處昌呂翻霸王之資非義不濟今晉

室雖微人心猶附之宜遣使江東示有所尊然後杖

大義以征諸部不患無辭矣晉室雖衰慕容符姚之興其初皆借王命以自重廆

從之遣長史王濟浮海詣建康勸進漢相國粲使

其黨王平謂太弟義曰適奉中詔云京師將有變宜

衷甲以備非常義信之命宮臣皆衷甲以居粲固忌刻而義亦愚

甚矣甲在衣中為衷甲粲馳遣告斬準王沈斬居愷翻沈持林翻準以白漢主

聰曰太弟將為亂已衷甲矣聰大驚曰寧有是邪王

沈等皆曰臣等聞之久矣屢言之而陛下不之信也

聰使粲以兵圍東宮粲使準沈收氏羌酋長十餘人

窮問之義為大單于氏羌酋長屬焉故皆服事東宮酋慈由翻長知兩翻皆懸首高格格以木為之周

禮牛人祭祀共其牛牲之五鄭玄曰五若今屠家之懸肉格左思吳都賦曰峭格周施呂向曰格懸網木也燒鐵灼目

酋長自誣與義謀反聰謂沈等曰吾今而後知卿等

之忠也當念知無不言勿恨往日言而不用也於是

誅東宮官屬及義素所親厚準沈等素所憎怨者大

臣數十人阬士卒萬五千餘人所阬者東宮四衛之兵也夏四月廢

義為北部王北部即匈奴後部居新興粲尋使準賊殺之義形神秀

爽寬仁有器度故士心多附之聰聞其死哭之慟曰

吾兄弟止餘二人而不相容漢主淵諸子此時惟聰義二人在耳安得使

天下知吾心邪氏羌叛者甚衆以斬準行車騎大將

軍討平之 五月壬午日有食之

考異曰帝紀天文志皆云五月丙子日食按

長曆是月壬午朔無丙子今以曆為據

六月丙寅温嶠等至建康王導周

顛庾亮等皆愛嶠才爭與之交是時太尉豫州牧荀

組冀州刺史邵續青州刺史曹疑寧州刺史王遜東

夷校尉崔毖等皆上表勸進顛魚豈翻疑魚力翻毖音祕王不許

初流民張平樊雅各聚衆數千人在譙為塢主王之

為丞相也遣行參軍譙國桓宣往說平雅平雅皆請

降說輸芮翻降戶江翻下同及豫州刺史祖逖出屯蘆洲遣參軍殷

乂詣平雅乂意輕平視其屋曰可作馬廐見大鑊曰

可鑄鐵器平曰此乃帝王鑊天下清平方用之奈何

毀之又曰卿未能保其頭而愛鑊邪鑊胡郭翻鼎而無足曰鑊說文云鑊江淮

人謂之鍋浙人謂之鑊平大怒於坐斬乂坐祖臥翻勒兵固守逖攻之

歲餘不下乃誘其部將謝浮使殺之

誘音酉將即亮翻

逖進據

太丘

太丘縣後漢屬沛郡晉省賢曰太丘故城在今亳州永城縣西北

樊雅猶據譙城與逖

相拒逖攻之不克請兵於南中郎將王含桓宣時為

含參軍含遣宣將兵五百助逖逖謂宣曰卿信義已

著於彼今復為我說雅

復扶又翻為于偽翻

宣乃單馬從兩人詣

雅曰祖豫州方欲平蕩劉石倚卿為援前殷又輕薄

非豫州意也雅即詣逖降

降戶江翻

逖既入譙城石勒遣

石虎圍譙王含復遣桓宣救之虎解去逖表宣為譙

國內史己巳晉王傳檄天下稱石虎敢帥犬羊渡河

縱毒今遣琅邪王裒等九軍

帥讀曰率裒蒲侯翻

銳卒三萬水陸

四道徑造賊場

造七到翻

受祖逖節度尋復召裒還建康

復扶又翻

秋七月大旱司冀并青雍州大蝗河汾溢漂

千餘家

皆漢境也雍于用翻

漢主聰立晉王粲為皇太子領相

國大單于總攝朝政如故朝直大赦遙翻段匹磾推劉

琨為大都督碑丁檄其兄遼西公疾陸眷及叔父涉

復辰弟末杯等會於固安固安縣漢屬涿郡魏晉改涿郡曰范陽固安曰故安劉昫曰唐易州

易縣古故安縣地共討石勒末杯說疾陸眷涉復辰曰說輸以

父兄而從子弟恥也且幸而有功匹磾獨收之吾屬

何有哉各引兵還琨匹磾不能獨留亦還勦音

以荀組為司徒八月漢趙固襲衛將軍華薈於臨

穎殺之臨穎縣屬穎川郡華戶化翻薈烏外翻初趙固與長史周振有隙

振密譖固於漢主聰李矩之破劉暢也於帳中得聰

詔令暢既克矩還過洛陽收固斬之以振代固矩送

以示固固斬振父子帥騎一千來降帥讀曰率騎奇寄翻降戶江翻矩

復令固守洛陽鄭攀等相與拒王廙廙羊至翻又逸職翻衆心

不壹散還橫桑口水經沔水東南逕江夏雲杜縣又東逕左桑周昭王溺死處也村老云百姓佐昭王喪事

於此故曰佐桑左桑字失體耳又東謂之橫桑言得昭王喪處也

欲入杜會王敦遣武昌太

守趙誘襄陽太守朱軌擊之攀等懼請降杜會亦請

擊第五猗於襄陽以自贖虞將赴荊州留長史劉浚

鎮揚口壘

水經註龍陂水逕郢城東北流謂之揚水水北北注於沔曰揚口中夏口也

竟陵

內史朱伺謂虞曰

伺相吏翻

會猾賊也外示屈服欲誘官

軍使西然後兼道襲揚口耳宜大部分

言當大為部分以備會掩襲分

扶問翻

未可便西虞性矜厲自用以伺為老怯遂西行

會等果還趨揚口

趨七喻翻

虞乃遣伺歸裁至壘即為會

所圍劉浚自守北門使伺守南門馬雋從會來攻壘

雋妻子先在壘中

馬雋本與鄭攀同距王虞

或欲皮其面以示之

皮面

者剝其面皮

伺曰殺其妻子未能解圍但益其怒耳乃止

會攻陷北門伺被傷

被皮義翻

退入船開船底以出沈行

五十步乃得免

沈持林翻潛行水底曰沈行

會遣人說伺曰

說輸芮翻

馬雋

德卿全其妻子今盡以卿家內外百口付雋雋已盡

心收視卿可來也伺報曰吾年六十餘不能復與卿

作賊復扶又翻吾死亦當南歸妻子付汝裁之乃就王廩

於甌山病創而卒甌山在竟陵界隋置甌山縣屬沔陽郡創初良翻戊寅趙誘朱

軌及陵江將軍黃峻與曾戰於女觀湖水經註柞溪水出江陵縣北東

注船官湖湖水又東北入女觀湖湖水又東入於揚水誘等皆敗死曾乘勝徑造沔

口造七到翻威震江沔王使豫章太守周訪擊之訪有衆

八千進至沌陽沈約曰沌陽縣江左立屬江夏郡水經沔水逕沌陽縣北又東逕林障故城北沌陽者沌水之

陽也沈持林翻曾銳氣甚盛訪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

右甄訪自領中軍曾先攻左右甄楊正衡曰甄音堅戰陳有左拒右拒方陳也

有左甄右甄甄左右翼也左右拒見於周鄭繻葛之戰左右甄之義見於楚穆王孟諸之田孟諸之田宋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杜預注

曰將獵張兩甄蓋晉人以左右翼為左右甄杜預取當時之言以釋左右孟也訪於陣後射雉以安

衆心射而亦翻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

趙誘子盾將父餘兵屬左甄

將帥亮翻

力戰敗而復合馳

馬告訪訪怒叱令更進盾號哭還戰

號戶刀翻

自旦至申

兩甄皆敗訪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

飲于燭翻

敕不

得妄動聞鼓音乃進曾兵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

士皆騰躍犇赴曾遂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

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

驍堅堯翻

向者彼勞我逸故

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也乃鼓行而進遂定漢沔

曾走保武當

武當縣漢屬南陽郡晉屬順陽郡縣以武當山得名唐為均州武當郡杜佑曰郡城延岑所築

王

虞始得至荊州訪以功遷梁州刺史屯襄陽

胡子序之敗梁州陷

沒故令訪領梁州而屯襄陽

冬十月丁未琅邪王裒薨

十一月

己酉朔日有食之

考異曰帝紀天文志皆云十一月丙子日食按長曆十月十二月皆己卯朔是月己酉

朔二十八日丙子晉書元帝紀十一月有甲子丁卯若丙子朔則甲子丁卯乃在十月又劉琨集是年三月癸未朔八月庚辰朔皆與長

曆合今以爲據

丁卯以劉琨爲侍中太尉

征南軍司戴邈

上疏以爲喪亂以來喪息浪翻庠序隳廢議者或謂平

世尙文遭亂尙武此言似之而實不然夫儒道深奧

不可倉猝而成比天下平泰然後脩之則廢墜已久

矣比必寐翻又貴遊之子未必有斬將搴旗之才將卽亮翻

從軍征戍之役不及盛年使之講肄道義良可惜也

肄羊至翻習也世道久喪禮俗日弊猶火之消膏莫之覺也

今王業肇建萬物權輿爾雅曰權輿始也謂宜篤道崇儒以勵

風化王從之始立太學漢主聰出畋以愍帝行車

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見者指之曰此故長安天子

也聚而觀之故老有泣者太子粲言於聰曰昔周武

王豈樂殺紂乎樂音洛正恐同惡相求爲患故也今興

兵聚衆者皆以子業爲名不如早除之聰曰吾前殺

庾珉輩殺庾珉事見八十八卷建興元年而民心猶如是吾未忍復殺

也

復扶又翻

且小觀之十二月聰饗羣臣於光極殿使愍

帝行酒洗爵已而更衣又使之執蓋晉臣多涕泣有

失聲者尚書郎隴西辛賓起抱帝大哭聰命引出斬

之

使之執戟前導使之行酒洗爵使之執蓋所以屈辱之至此極矣戎狄狡計正以此觀晉舊臣及遺黎之心也更工衡翻

趙

固與河內太守郭默侵漢河東至絳

絳縣故晉都也漢屬河東郡晉屬平陽郡

劉响曰唐絳州曲沃縣漢絳縣地

右司隸部民犇之者二萬餘人

聰分司隸為左

右騎兵將軍劉勳追擊之

騎奇寄翻

殺萬餘人固默引歸

太子粲帥將軍劉雅生等步騎十萬屯小平津

帥讀日率

固揚言曰要當生縛劉粲以贖天子粲表於聰曰子

業若死民無所望則不為李矩趙固之用不攻而自

滅矣戊戌愍帝遇害於平陽

年十八

粲遣雅生攻洛陽

固犇陽城山

河南陽城縣有陽城山

是歲王命課督農功二千

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為殿最

長知兩翻少詩沼翻殿丁練翻

諸軍各自

佃作即以為稟佃音田稟給也 氏王揚茂搜卒長子難敵

立與少子堅頭分領部曲少詩照翻 難敵號左賢王屯下

辨堅頭號右賢王屯河池下辨河池二縣皆屬武都郡師古曰辨皮竟翻劉昫曰辨步竟翻下

辨唐為成州同谷縣河池唐為武州盤隄縣 河南王吐谷渾卒吐谷渾史家傳讀吐從噉入聲谷音

欲吐谷渾者慕容廆之庶兄也父涉歸分戶一千七

百以隸之及廆嗣位二部馬鬪廆遣使讓吐谷渾曰

先公分建有別廆戶罪翻別彼列翻 奈何不相遠異遠異者言遠去以相別異 而

令馬有鬪傷吐谷渾怒曰馬是六畜六畜馬牛羊犬豕雞畜許又翻 鬪

乃其常何至怒及於人欲遠別甚易恐後會為難耳

今當去汝萬里之外遂帥其眾西徙易以歧翻帥讀曰率 廆悔之

遣其長史乙那婁馮追謝之那與那同乙那婁廆二字姓 吐谷渾曰

先公嘗稱卜筮之言云吾二子皆當彊盛祚流後世

我孽子也孽魚列翻庶出為孽 理無並大今因馬而別殆天意乎

遂不復還西傳陰山而居復扶又翻屬永嘉之亂屬朱

也會因度隴而西據洮水之西極於白蘭地方數千里欲翻

沙州記曰洮水出鞏臺山東北流逕吐谷渾中又東北流入塞此洮

西塞外洮水之西也即沙澗沓中之地白蘭山名羌所居也至唐時

丁零羌居之左屬党項右與多彌接杜佑曰白蘭羌之別種東

謂兄為阿干廆追思之為之作阿干之歌吐谷渾有鮮卑

子六十人長子吐延嗣為于偽翻吐延長大有勇力羌

胡皆畏之吐谷渾大興元年是年三月方改元春正月遼西公疾陸眷卒其子幼

叔父涉復辰自立段匹磾自薊往犇喪段末柸宣言

匹磾之來欲為篡也匹磾至右北平劉昫曰唐薊州漁陽

碑丁涉復辰發兵拒之末柸乘虛襲涉復辰殺之并縣古右北平郡治所

其子弟黨與自稱單于迎擊匹磾敗之單音蟬敗匹磾

走還薊薊音三月癸丑愍帝凶問至建康王斬纓

居廬

緣倉回翻儀禮斬衰倚廬孟康曰倚廬倚牆至地為之無楣柱喪服大記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君為廬宮之大夫士檀之既

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正義曰居倚廬者謂於中門之外東牆下倚木為廬不塗者但以草夾障不塗之也宮之者謂

廬外以帷障之如宮牆檀之言袒也其廬袒露不帷障也既葬柱楣者既葬情殺故柱楣稍舉以納日光又以泥塗辟風寒不於顯者塗

廬不塗廬外顯處君大夫士皆宮之者既葬故得皆宮之百官請上尊號上時掌翻王不許紀

瞻曰晉氏統絕於今二年陛下當承大業顧望宗室

誰復與讓若光踐大位則神民有所憑依苟為逆天

時違人事大勢一去不可復還復扶又翻今兩都燔蕩宗

廟無主劉聰竊號於西北而陛下高讓於東南此

所謂揖讓而救火也王猶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續徹

去御坐殿中將軍屬二衛晉初置朝會宴饗則戎服直侍左右夜開諸城門則執白虎幡監之坐俎臥翻下帝坐同瞻

叱績曰帝坐上應列星天文志帝坐在紫宮中敢動者斬王為之

改容為于偽翻奉朝請周嵩上疏曰王為丞相以嵩為參軍及為晉王拜奉朝請晉志曰奉朝請者奉朝會請召而已古之王者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

享世長久重光萬載也重直龍翻今梓宮未返舊京未

清義夫泣血士女遑遑宜開延嘉謀訓卒厲兵先雪

社稷大恥副四海之心則神器將安適哉由是忤旨

出為新安太守孫權分丹陽立新都郡武帝太康元年改名新安郡劉昫曰新安郡唐之歙州忤五故翻又

坐怨望抵罪嵩顛之弟也顛魚丙辰王即皇帝位百

官皆陪列帝命王導升御床共坐導固辭曰若太陽

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大赦改元文武增

位二等帝欲賜諸吏投刺勸進者加位一等民投刺

者皆除吏凡二十餘萬人毛晃曰書姓名於奏白曰刺散騎常侍熊

遠曰陛下應天繼統率土歸戴豈獨近者情重遠者

情輕不若依漢法徧賜天下爵於恩為普漢自惠帝嗣位賜民爵一

級有官秩者以歲數為差其後諸帝初即位率賜民爵一級且可以息檢覈之煩塞巧偽

之端也塞悉帝不從 庚午立王太子紹為皇太子

太子仁孝喜文辭善武藝好賢禮士喜許記翻容受規

諫與庾亮温嶠等為布衣之交亮風格峻整善談老

莊帝器重之聘亮妹為太子妃帝以賀循行太子太

傅周顥為少傅庾亮以中書郎侍講東宮帝好刑名

家以韓非書賜太子庾亮諫曰申韓刻薄傷化不足

留聖心太子納之 帝復遣使授慕容廆龍驤將軍

大單于昌黎公廆辭公爵不受廆辭公爵不受外為謙讓其志不肯鬱鬱於昌黎也

復扶又翻使疏廆以游邃為龍驤長史劉翔為主簿命

邃創定府朝儀灋朝直裴疑言於廆曰晉室衰微介

居江表介獨也疑威德不能及遠中原之亂非明公不

能拯也拯救今諸部雖各擁兵然皆頑愚相聚宜以

漸并取以為西討之資西討謂自遼東進兵西入中州也廆曰君言大

非孤所及也然君中朝名德不以孤僻陋而教誨之

是天以君賜孤而祐其國也乃以疑為長史委以軍

國之謀諸部弱小者稍稍擊取之 李矩使郭默郭

誦救趙固屯於洛汭水經洛水東北過鞏縣東又北入於河夏五子僕太康於洛汭即其地誦

潛遣其將耿稚等夜濟河襲漢營據李矩傳時粲營於孟津北岸漢具

丘王翼光覘知之胡丑廉翻又丑艷翻以告太子粲請為之備粲

曰彼聞趙固之敗自保不暇安敢來此邪毋為驚動

將士俄而稚等奄至十道進攻粲眾驚潰死傷大半

粲走保陽鄉陽鄉蓋春秋陽樊之地在汲郡脩武界縣稚等據其營獲器械軍

資不可勝數勝音升及旦粲見稚等兵少更與劉雅生

收餘眾攻之漢主聰使太尉范隆帥騎助之少詩照翻帥讀

日率騎奇寄翻與稚等相持苦戰二十餘日不能下李矩進

兵救之漢兵臨河拒守矩兵不得濟稚等殺其所獲

牛馬焚其軍資突圍犇虎牢河南成臯縣鄭之虎牢也穆天子傳曰七萃之士生捕虎即獻

天子天子畜之東號號曰虎牢其後劉裕復中原置河南四鎮虎牢其一也

郡諸軍事二郡河南榮陽弘農也漢螽斯則百堂災螽斯則百堂取螽斯子孫

衆多思齊則百斯男之義燒殺漢主聰之子會稽王康等二十一人

會工外翻聰以其子濟南王驥為大將軍都督中外諸

軍事錄尚書齊王勣為大司徒濟子禮翻勣音邁焦嵩陳安

舉兵逼上邽相國保遣使告急於張寔寔遣金城太

守竇濤督步騎二萬赴之軍至新陽晉志新陽縣屬天水郡何承天曰魏立水

經註渭水過冀縣又東出岑峽入新陽川新陽縣蓋置於此聞愍帝崩保謀稱尊號破羌

都尉張詵言於寔曰南陽王國之疏屬忘其大恥而

亟欲自尊君父皆死於賊手保之大恥也必不能成功晉王近親且有

名德當帥天下以奉之保宣帝之從曾孫故曰疏屬帝宣帝之曾孫故曰近親帥讀曰率寔

從之遣牙門蔡忠奉表詣建康比至帝已即位比必寐翻

寔不用江東年號猶稱建興河西張氏用建興年號歷九世四十九年至孝宗升平五年張

天錫乃奉
升平年號

夏四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加王敦江州

牧王導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導遣八部從事

行楊州郡國楊州時統丹陽會稽吳興宣城東陽臨海新安八郡故分遣部從事入人行下孟翻還同

時俱見諸從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長知兩翻獨顧和

無言導問之和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漢書刑法志曰漢興

之初雖有約法三章網漏吞舟之魚師古曰言疏闊吞舟謂大魚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為

政邪導咨嗟稱善和榮之族子也 成丞相范長生

卒成主雄以長生子侍中賁為丞相長生博學多藝

能年近百歲蜀人奉之如神近其斬翻漢中常侍王沈

養女有美色沈持林翻漢主聰立以為左皇后尚書令王

鑒中書監崔懿之中書令曹恂諫曰臣聞王者立后

比德乾坤乾父道也君比德焉坤母道也后比德焉生承宗廟沒配后土必擇

世德名宗幽閑令淑詩關雎窈窕淑女毛註云窈窕幽閑也淑善也令亦善也乃副四

海之望稱神祇之心稱尺證翻孝成帝以趙飛鸞為后使

繼嗣絕滅社稷為墟此前鑑也事見三十一卷漢哀帝建平元年自麟

嘉以來愍帝建興之四年漢麟嘉之元年中宮之位不以德舉借使沈

之弟女刑餘小醜猶不可以塵汙椒房汗烏路翻况其家

婢邪六宮妃嬪皆公子公孫奈何一旦以婢主之臣

恐非國家之福也聰大怒使中常侍宣懷謂太子粲

曰鑿等小子狂言侮慢無復君臣上下之禮其速考

實於是收鑿等送市皆斬之金紫光祿大夫王延馳

將入諫門者弗通鑿等臨刑王沈以杖叩之曰庸奴

復能為惡乎乃公何與汝事與讀日豫鑿瞋目叱之曰豎

子滅大漢者正坐汝鼠輩與斬準耳瞋七人翻斬居欣翻要當訴

汝於先帝取汝於地下治之治直之翻準謂鑿曰吾受詔

收君有何不善君言漢滅由吾也鑿曰汝殺皇太弟

使主上獲不友之名國家畜養汝輩何得不滅

畜許六翻

懿之謂準曰汝心如梟鏡

梟食母破鏡食父破鏡如龜而虎身身一作眼

必為國

患汝既食人人亦當食汝聰又立宣懷養女為中皇

后 司徒荀組在許昌逼於石勒帥其屬數百人渡

江

帥讀曰率

詔組與太保西陽王羨並錄尚書事

曰段匹

磾之犇疾陸眷喪也劉琨使其世子羣送之匹磾敗

羣為段末柸所得末柸厚禮之許以琨為幽州刺史

欲與之襲匹磾密遣使齎羣書請琨為內應為匹磾

邏騎所得

磾丁奚翻邏郎佐翻

時琨別屯征北小城不知也

征北小城

蓋征北將軍所治

來見匹磾匹磾以羣書示琨曰意亦不疑公

是以白公耳琨曰與公同盟庶雪國家之恥若兒書

密達亦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而忘義也匹磾雅重

琨

雅素也

初無害琨意將聽還屯其弟叔軍謂匹磾曰

我胡夷耳所以能服晉人者畏吾衆也今我骨肉乖

離謂與未極相攻也

是其良圖之日若有奉琨以起吾族盡矣

匹磾遂留琨琨之庶長子遵懼誅與琨左長史楊橋

等閉門自守

長知兩翻

匹磾攻拔之代郡太守辟閭嵩

姓譜備文

公支孫居楚上營辟閭里因爲辟閭氏

後將軍韓據復潛謀襲匹磾事泄匹

磾執嵩據及其徒黨悉誅之五月癸丑匹磾稱詔收

琨縊殺之并殺其子姪四人

縊於賜翻又於計翻

琨從事中郎盧

謏崔悅等帥琨餘衆犇遼西

謏氏千翻帥讀曰率下同

依段末柸奉

劉羣爲主將佐多犇石勒悅林之曾孫也

崔林仕魏位至司空

廷以匹磾尙彊冀其能平河朔乃不爲琨舉哀

爲于僞翻

同温嶠表現盡忠帝室家破身亡宜在褻恤盧謏崔

悅因末柸使者亦上表爲琨訟寃後數歲乃贈琨太

尉侍中諡曰愍於是夷晉以琨死皆不附匹磾末柸

遣其弟攻匹磾匹磾帥其眾數千將犇邵續勒將石

越邀之於鹽山鹽山在勃海高城縣隋改高城曰鹽山縣宋白曰鹽山在縣東南八十里匹磾與琨結盟同獎

晉室既殺琨而匹磾之勢亦衰終為石勒禽矣大敗之敗補邁翻匹磾復還保薊末柸

自稱幽州刺史初温嶠為劉琨奉表詣建康其母崔

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既至屢求返命朝廷不許會

琨死除散騎侍郎嶠聞母亡阻亂不得犇喪臨葬固

讓不拜苦請北歸詔曰凡行禮者當使理可經通經常

也今桀逆未梟梟堅堯翻諸軍奉迎梓宮猶未得進嶠以

一身於何濟其私難難乃日翻而不從王命邪嶠不得已

受拜初曹嶷既據青州乃叛漢來降謂遣使詣建康奉表勸進也嶷

魚力翻又以建康懸遠勢援不接復與石勒相結勒授

疑東州大將軍青州牧封琅邪公曹嶷反側二國之間終為人禽而已矣復扶又

翻六月甲申以刁協為尚書令荀崧為左僕射協

性剛悍與物多忤悍侯肝翻又下罕翻忤五故翻與侍中劉隗俱為帝

所寵任隗五罪翻欲矯時弊每崇上抑下排沮豪彊沮在呂翻故

為王氏所疾諸刻碎之政皆云隗協所建協又使酒

放肆侵毀公卿見者皆側目憚之為刁協見殺張本戊戌封

皇子晞為武陵王 劉虎自朔方侵拓跋鬱律西部

虎徙朔方見八十七卷懷帝永嘉四年秋七月鬱律擊虎大破之虎走出塞

從弟路孤帥其部落降於鬱律帥讀曰率降戶江翻於是鬱律西

取烏孫故地東兼勿吉以西唐書北狄列傳曰黑水靺鞨居肅慎地亦曰挹婁元魏謂之勿

吉通鑑蓋因魏收魏書書之鬱律所取者勿吉以西之地未能兼勿吉也徒河慕容令支段氏及宇文部高句麗亦非鬱律所能制伏

士馬精彊雄於北方 漢主聰寢疾徵大司馬曜為

丞相石勒為大將軍皆錄尚書事受遺詔輔政曜勒

固辭乃以曜為丞相領雍州牧雍于用翻勒為大將軍領

幽冀二州牧勒辭不受以上洛王景為太宰濟南王

驥為大司馬

禮翻

昌國公顓為太師

豈翻

朱紀為太傅

呼延晏為太保並錄尚書事范隆守尚書令儀同三

司靳準為大司空領司隸校尉皆送決尚書奏事癸

亥聰卒甲子太子粲即位

粲字士光

尊皇后靳氏為皇太

后樊氏號弘道皇后武氏號弘德皇后王氏號弘孝

皇后立其妻靳氏為皇后子元公為太子大赦改元

漢昌葬聰於宣光陵諡曰昭武皇帝廟號烈宗靳太

后等皆年未盈二十粲多行無禮無復哀戚靳準陰

有異志私謂粲曰如聞諸公欲行伊霍之事先誅太

保及臣以大司馬統萬機陛下宜早圖之粲不從準

懼復使二靳氏言之

二靳氏聰后與粲后靳居愀翻復扶又翻

粲乃從之收其

太宰景大司馬驥驥母弟車騎大將軍吳王逞太師

顓大司徒齊王勣皆殺之

顓魚豈翻勣音邁

朱紀范隆奔長安

韓劉曜也八月粲治兵於上林謀討石勒蓋起上林苑於平陽治直之翻以丞

相曜為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仍鎮長安斬準為大

將軍錄尚書事粲常遊宴後宮軍國之事一決於準

準矯詔以從弟明為車騎將軍康為衛將軍從才用翻準

將作亂謀於王延延弗從馳將告之將以準謀告粲遇斬康

劫延以歸準遂勒兵升光極殿使甲士執粲數而殺

之數所具翻諡曰隱帝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東市少詩照翻長知

兩翻發永光宣光二陵淵墓號永光陵斬聰屍焚其宗廟準自號

大將軍漢天王稱制置百官謂安定胡嵩曰自古無

胡人為天子者今以傳國璽付汝還如晉家洛陽之陷傳國璽遷

於平陽如往也璽斯氏翻嵩不敢受準怒殺之遣使告司州刺史李

矩曰劉淵屠各小醜屠直於翻因晉之亂矯稱天命使二

帝幽沒輒率眾扶持梓宮請以上聞矩馳表於帝帝

遣太常韓膺等奉迎梓宮漢尚書北宮純等招集晉

人堡於東宮斬康攻滅之北宮純降漢見八十七卷懷帝永嘉五年準欲以王

延為左光祿大夫延罵曰屠各逆奴何不速殺我以

吾左目置西陽門觀相國之入也以劉曜將自西進兵也右目置

建春門觀大將軍之入也以石勒將自東進兵也準殺之相國曜

聞亂自長安赴之石勒帥精銳五萬以討準據襄陵

北原帥讀曰率襄陵縣屬河東郡晉屬平陽郡師古曰晉襄公之陵因以名縣據水經註襄陵在平陽東南準數挑

戰數所角翻挑徒了翻勒堅壁以挫之冬十月曜至赤壁水經註河東皮氏縣

西北有赤石川太保呼延晏等自平陽歸之與太傅朱紀等

共上尊號上時掌翻曜即皇帝位曜字永明淵之族子大赦惟斬準一

門不在赦例改元元光初以朱紀領司徒呼延晏領

司空太尉范隆以下悉復本位以石勒為大司馬大

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進爵為趙公勒進攻準於平

陽巴及羌羯降者十餘萬落於關中其後種類滋蔓河東平

陽皆有之羯居謁翻勒皆徙之於所部郡縣漢主曜使征北將軍

劉雅鎮北將軍劉策屯汾陰汾陰縣漢屬河東郡晉省與勒共討準

十一月乙卯日夜出高三丈高居奧翻詔以王敦為

荊州牧加陶侃都督交州諸軍事敦固辭州牧乃聽

為刺史庚申詔羣公卿士各陳得失御史中丞熊

遠上疏以為胡賊猾夏孔安國曰猾亂也夏華夏夏戶雅翻梓宮未返而

不能遣軍進討一失也羣官不以讎賊未報為恥務

在調戲酒食而已二失也諧諛以相調戲選官用人不料實

德惟在白望不求才幹惟事請託當官者以治事為

俗吏治直之翻奉灑為苛刻盡禮為諂諛從容為高妙從千容翻

放蕩為達士驕蹇為簡雅三失也世之所惡者陸沈

泥滓惡鳥路翻司馬彪曰陸沈謂無水而沈之沈持林翻時之所善者翺翔雲霄是

以萬機未整風俗偽薄朝廷羣司以從順為善相違

見貶安得朝有辨爭之臣士無祿仕之志乎朝直遙翻古

之取士敷奏以言舜典曰敷奏以言孔安國註曰敷陳奏進也各使陳進治體之言今光祿

不試甚違古義此即謂秀孝不試而署吏又舉賢不出世族用濫不

及權貴是以才不濟務姦無所懲若此道不改求以

救亂難矣先是帝以離亂之際欲慰悅人心州郡秀

孝至者不試普皆署吏秀孝謂州郡所舉秀才及孝廉先悉薦翻尚書陳頴亦

上言宜漸循舊制試以經策晉初秀孝以經策中第者若華譚之類是也頴于倫翻又居筠

翻帝從之仍詔不中科者刺史太守免官欲罪舉王也中竹仲翻

於是秀孝皆不敢行其有到者亦皆託疾比三年無

就試者比毗寐翻帝欲特除孝廉已到者官尚書郎孔坦

奏議以為近郡懼累君父皆不敢行累力瑞翻君父謂刺史太守遠

郡冀於不試冒昧來赴今若偏加除署是為謹身奉

灋者失分僥倖投射者得官分扶問翻顏風傷

教恐從此始不若一切罷歸而為之延期為于僞翻使

得就學則灋均而令信矣帝從之聽孝廉申至七年

乃試申寬展也坦愉之從子也從才用翻靳準使侍中卜泰送

乘輿服御請和於石勒乘繩證翻勒囚泰送於漢主曜曜

謂泰曰先帝末年實亂大倫先帝謂粲也亂倫謂烝其諸母司空行伊

霍之權使朕及此其功大矣若早迎大駕者當悉以

政事相委況免死乎卿為朕入城具宣此意為于僞翻泰

還平陽準自以殺曜母兄沈吟未從曜母胡氏為準所殺兄則史失其名沈吟

靳康等相與殺準推尚書令靳明為主遣卜泰奉傳

國六璽降漢降戶江翻石勒大怒進軍攻明明出戰大敗

乃嬰城固守丁丑封皇子煥為琅邪王煥鄭夫人

資治通鑑 九十 晉紀 中宗元皇帝 六 中華書局聚

之子生二年矣帝愛之以其疾篤故王之己卯薨帝

以成人之禮葬之備吉凶儀服營起園陵功費甚廣

琅邪國右常侍會稽孫霄晉志王國置左右常侍各一人上疏諫曰古

者凶荒殺禮殺所戒翻降也滅也況今海內喪亂喪息浪翻憲章舊制

猶宜節省而禮典所無顧崇飾如是乎葬無服之殤以成人之禮古典

所無也竭已罷之民營無益之事罷讀日疲殫已困之財脩無

用之費此臣之所不安也帝不從彭城內史周撫

殺沛國內史周默以其衆降石勒詔下邳內史劉遐

領彭城內史與徐州刺史蔡豹泰山太守徐龕共討

之豹質之玄孫也蔡質漢人蔡邕之叔父龕口含翻石虎帥幽冀之兵

會石勒攻平陽斬明屢敗遣使求救於漢漢主曜使

劉雅劉策迎之明帥平陽士女萬五千人奔漢帥讀日率

曜西屯粟邑粟邑縣屬馮翊郡收斬氏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詩少

照兩翻長曜迎其母胡氏之喪於平陽葬於粟邑號曰

陽陵諡曰宣明皇太后石勒焚平陽宮室使裴憲石

會脩永光宣光二陵收漢主粲已下百餘口葬之置

戍而歸 成梁州刺史李鳳數有功數所成主雄兄

子稚在晉壽疾之晉壽縣屬梓潼郡何承天曰晉惠帝立晉壽

潼之漢壽曰晉壽漢壽之名鳳以巴西叛雄自至涪使太

傅驤討鳳斬之以李壽為前將軍督巴西軍事涪音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

...

...

...

...

...

...

...

...

...

...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肆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十三起屠維單闕盡重光大荒落凡三年

中宗元皇帝中

太興二年春二月劉遐徐龕擊周撫於寒山破斬之

魏收地形志彭城郡彭城縣有寒山龕苦含翻

初掖人蘇峻帥鄉里數千家結壘

以自保遠近多附之

掖縣屬東萊郡蘇峻傳云長廣掖人據志長廣郡有掖縣無掖縣帥讀曰率

曹嶷惡其彊將攻之峻率眾浮海來奔嶷魚力翻帝以

峻為鷹揚將軍

沈約志鷹揚將軍建安中曹公以命曹洪

助劉遐討周撫有功

詔以遐為臨淮太守峻為淮陵內史

惠帝元康七年分臨淮置淮陵郡其地當

在唐沂州臨沂縣界宋白曰泗州招信縣本漢淮陵縣

石勒遣左長史王脩獻捷於

漢漢主曜遣兼司徒郭汜授勒太宰領大將軍進爵

趙王加殊禮出警入蹕如曹公輔漢故事汜音祀拜王

脩及其副劉茂皆為將軍封列侯脩舍人曹平樂從

脩至粟邑樂音洛因留仕漢言於曜曰大司馬遣脩等

來曜初卸位以勒為大司馬故稱之外表至誠內覘大駕疆弱俟其復

命將襲乘輿覘丑廉翻乘繩證翻時漢兵實疲弊曜信之乃追汜

還斬脩於市三月勒還至襄國劉茂逃歸言脩死狀

勒大怒曰孤事劉氏於人臣之職有加矣彼之基業

皆孤所為今既得志還欲相圖趙王趙帝孤自為之

何待於彼邪乃誅曹平樂三族為劉石相攻張本帝令羣臣

議郊祀尚書令刁協等以為宜須還洛乃脩之司徒

荀組等曰漢獻帝都許卽行郊祀范書漢獻帝建安元年郊祀上帝於安邑是年

七月至洛陽復郊祀上帝八月遷許無郊祀之事或別見他書也晉書禮志載組議云獻帝遷許卽便立郊蓋郊祀不在遷許之年也

何必洛邑帝從之立郊丘於建康城之巳地辛卯帝

親祀南郊以未有北郊按成帝咸和八年始於覆舟山南立北郊并地祗合祭

之詔琅邪恭王宜稱皇考賀循曰禮子不敢以己爵

加於父此前漢師丹引禮以為言事見三十三卷漢哀帝建平元年乃止初蓬陂塢主

陳川蓬陂卽左傳之蓬澤在浚儀縣自稱陳留太守又翻祖逖之攻樊雅

也川遣其將李頭助之頭力戰有功逖厚遇之頭每

嘆曰得此人為主吾死無恨川聞而殺之頭黨馮寵

帥其衆降逖川益怒大掠豫州諸郡逖遣兵擊破之

夏四月川以浚儀叛降石勒浚儀縣屬陳留郡故大梁也帥讀曰率降戶江翻下同

周撫之敗走也徐龕部將于藥追斬之及朝廷論

功而劉遐先之先悉薦翻龕怒以泰山叛降石勒自稱克

州刺史 漢主曜還都長安自粟邑還長安遂定都也立妃羊氏為

皇后即惠帝羊皇后曜納羊后見八十七卷懷帝永嘉五年子熙為皇太子封子襲

為長樂王樂音洛闡為太原王冲為淮南王敞為齊王

高為魯王徽為楚王諸宗室皆進封郡王羊氏即故

惠帝后也曜嘗問之曰吾何如司馬家兒羊氏曰陛

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何可並言彼貴為帝

王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曾不能庇妾於爾時實不

欲生意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已來始知天下

自有丈夫耳曜甚寵之頗干預國事南陽王保自

稱晉王改元建康置百官以張寔為征西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陳安自稱秦州刺史降於漢又降於成

上邽大饑士眾困迫張春奉保之南安祁山之往也寔

遣韓璞帥步騎五千救之陳安退保緜諸縣諸道前漢屬天水郡後

漢晉省水經註縣諸水歷縣諸故道北東南入清水清水東南注渭

所逼幾居豈翻復扶又翻寔遣其將宋毅救之安乃退江東大

饑詔百官各上封事益州刺史應詹上疏曰詹自益州刺史還建

康元康以來賤經尚道以玄虛宏放為夷達夷曠也以

儒術清儉為鄙俗宜崇獎儒官以新俗化祖逖攻

陳川於蓬關石勒遣石虎將兵五萬救之戰於浚儀

逖兵敗退屯梁國勒又遣桃豹將兵至蓬關逖退屯

淮南此淮南郡治壽春虎徙川部眾五千戶於襄國留豹守川

故城石勒遣石虎擊鮮卑日六延於朔方大破之

斬首二萬級俘虜三萬餘人孔萇攻幽州諸郡悉取

之段匹磾士眾饑散欲移保上谷晉志上谷郡治沮陽縣秦置郡在谷之上頭故

名代王鬱律勒兵將擊之匹磾棄妻子奔樂陵依邵

續樂陵郡治厭次續保之以奉晉曹疑遣使賂石勒請以河為境勒

許之

疑已緣河置戍矣今路勤請以河為境者懼勤之侵軼也

梁州刺史周訪擊杜

曾大破之馬雋等執曾以降訪斬之并獲荊州刺史

第五猗送於武昌訪以猗本中朝所署

朝直

加有時

望白王敦不宜殺敦不聽而斬之

猗從杜曾事始八十九卷愍帝建興四年初

敦患杜曾難制謂訪曰若擒曾當相論為荊州及曾

死而敦不用王廙在荊州

廙羊至翻又逸職翻

多殺陶侃將佐

亮

以皇甫方回為侃所敬責其不詣已收斬之士民

怨怒上下不安帝聞之徵廙為散騎常侍以周訪代

廙為荊州刺史王敦忌訪威名意難之從事中郎郭

舒說敦曰鄙州雖荒弊乃用武之國不可以假人宜

自領之

郭舒先在荊州歷事劉弘王澄說輸茂翻

訪為梁州足矣敦從之六月

丙子詔加訪安南將軍餘如故訪大怒敦手書譬解

并遺玉環玉碗以申厚意

遺于季翻

訪抵之於地曰吾豈

賈豎可以寶悅邪賈音古訪在襄陽務農訓兵陰有圖

敦之志守宰有缺輒補然後言上上時掌翻敦患之而不

能制魏該為胡寇所逼自宜陽率眾南遷新野魏該自懷

帝末屯宜陽界一泉塢宜陽縣屬弘農郡新野縣漢屬南陽郡晉屬義陽郡助周訪討杜曾有功

拜順陽太守趙固死郭誦留屯陽翟陽翟縣漢屬潁川郡晉屬河南郡

石生屢攻之不能克漢主曜立宗廟社稷南北郊

於長安詔曰吾之先興於北方光文立漢宗廟以從

民望見八十五卷惠帝永興元年今宜改國號以單于為祖亟議以

聞羣臣奏光文始封盧奴伯晉成都王穎封劉淵為盧奴伯陛下又王

中山中山趙分也王于况翻分扶問翻請改國號為趙從之以冒

頓配天冒莫北翻光文配上帝徐龕寇掠濟岱岱泰山也龕寇掠濟

岱之間濟子禮翻破東莞沈約志武帝太康元年分琅邪立東莞郡晉志東莞故魯鄆邑劉昫曰唐沂州沂水縣漢東莞

縣地宋白曰春秋莒魯爭鄆杜預註云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即鄆也俗變其字耳十三州志云有東西二鄆魯昭公所居者為西鄆兗

州東平郡是也莒魯所爭者為東鄆漢東莞縣是也莞音官帝問將帥可以討龕者於王

導將即亮翻帥所類翻導以為太子左衛率泰山羊鑿龕之州里

冠族冠古玩翻必能制之鑒深辭才非將帥郝鑿亦表鑿

非才不可使導不從秋八月以羊鑿為征虜將軍征

討都督督徐州刺史蔡豹臨淮太守劉遐鮮卑段文

鴛等討之段文鴛時從其兄匹磾在厭次冬石勒左右長史張敬張

賓左右司馬張屈六程遐等勸勒稱尊號勒不許十

一月將佐等復請勒稱大將軍大單于領冀州牧趙

王復扶又翻單音蟬依漢昭烈在蜀魏武在鄴故事以河內等

二十四郡為趙國太守皆為內史準禹貢復冀州之

境時以河內魏汲頓上平原清河鉅鹿常山中山長樂樂平趙國廣平陽平章武勃海河間上黨定襄范陽漁陽武邑燕國樂陵一十

四郡為趙國準禹貢魏武復冀州之境南至孟津西達龍門東至於河北至塞垣以大單于鎮撫百蠻

罷并朔司三州晉未嘗置朔州此罷朔州未知誰所置也通置部司以監之勒

許之戊寅即趙王位石勒字世龍大赦依春秋時列國稱

元年初勒以世亂律令煩多命法曹令史貫志貫姓也志

其采集其要作辛亥制五千文施行十餘年乃用律

令以理曹參軍上黨續咸為律學祭酒姓譜帝舜七友有續牙曰晉大

夫狐鞫居食采於續號續簡伯後以為氏咸用法詳平國人稱之以中壘將軍

支雄中壘將軍後趙創置游擊將軍王陽領門臣祭酒勒置經學祭酒律學祭酒

史學祭酒門臣祭酒專主胡人辭訟重禁胡人不得陵侮衣冠華

族華族中華之族也勒胡人也能禁其醜類不使陵暴華人及衣冠之士晉文公初欲俘陽樊之民殆有愧焉號胡為

國人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朝會始用天子禮樂

衣冠儀物從容可觀矣朝直遙翻從千容翻加張賓大執灋專總

朝政朝直遙翻下同以石虎為單于元輔都督禁衛諸軍事

尋加驃騎將軍侍中開府賜爵中山公驃匹妙翻自餘羣

臣授位進爵各有差張賓任遇優顯羣臣莫及而謙

虛敬慎開懷下士屏絕阿私屏必鄧翻以身帥物帥讀曰率入則

盡規出則歸美勒甚重之每朝常為之正容貌簡辭

令呼曰右侯而不敢名史言張寶有大臣之節所以膺石勒之體貌為于偽翻十

二月乙亥大赦平州刺史崔恣自以中州人望鎮

遼東恣崔政之曾孫政在魏時為冀州人土之首子孫遂為冀州冠族恣音祕而士民多歸慕容

廆廆戶罪翻心不平數遣使招之皆不至數所角翻意廆拘留之

乃陰說高句麗段氏宇文氏使共攻之說輸芮翻句音如字又音駒麗

力知翻約滅廆分其地恣所親勃海高瞻力諫恣不從

三國合兵伐廆諸將請擊之廆曰彼為崔恣所誘欲

邀一切之利軍勢初合其鋒甚銳不可與戰當固守

以挫之彼烏合而來飛鳥見食羣集而聚啄之人或驚之則四散飛去故兵以利合無所統一者謂之烏

合既無統壹莫相歸服久必攜貳一則疑吾與恣詐

而覆之二則三國自相猜忌待其人情離貳然後擊

之破之必矣三國進攻棘城廆閉門自守遣使獨以

牛酒犒宇文氏使疏吏翻犒苦告翻二國疑宇文氏與廆有謀各

引兵歸兵法所謂合則能離之慕容廆有焉宇文大人悉獨官曰二國雖

歸吾當獨取之宇文氏士卒數十萬連營四十里廆

使召其子翰於徒河翰自愍帝建興元年鎮徒河翰遣使白廆曰悉

獨官舉國為寇彼眾我寡易以計破難以力勝今城

中之眾足以禦寇翰請為奇兵於外伺其間而擊之

間古莧翻下同內外俱奮使彼震駭不知所備破之必矣今

并兵為一彼得專意攻城無復它虞虞防也備也復扶又翻下同非

策之得者也且示眾以怯恐士氣不戰先沮矣沮在莒翻

廆猶疑之遼東韓壽言於廆曰悉獨官有憑陵之志

將驕卒惰軍不堅密若奇兵卒起卒讀日猝掎其無備必

破之策也掎舉綺翻偏引曰掎又從後牽曰掎廆乃聽翰留徒河悉獨官

聞之曰翰素名驍果驍堅堯翻今不入城或能為患當先

取之城不足憂乃分遣數千騎襲翰翰知之詐為段

氏使者逆於道曰慕容翰久為吾患聞當擊之吾已

嚴兵相待宜速進也使者既去翰即出城設伏以待

之宇文氏之騎見使者大喜馳行不復設備進入伏

中翰奮擊盡獲之乘勝徑進遣間使語虜出兵大戰

投間隙而行故謂之間使間古覓翻虜使其子皝與長史裴凝將精銳為

前鋒皝呼廣翻自將大兵繼之悉獨官初不設備聞虜至

驚悉眾出戰前鋒始交翰將千騎從旁直入其營縱

火焚之將即亮翻眾皆惶擾不知所為遂大敗悉獨官僅

以身免虜盡俘其眾獲皇帝玉璽三紐皇帝璽即宇文大人普回出獵

所得者璽斯氏翻崔恣聞之懼使其兄子燾詣棘城偽賀會三

國使者亦至請和曰非我本意崔平州教我耳虜以

示燾臨之以兵燾懼首服首式 虜乃遣燾歸謂毖曰

降者上策走者下策也引兵隨之毖與數十騎棄家

奔高句麗其衆悉降於虜降戶 虜以其子仁爲征虜

將軍鎮遼東爲仁以遼東與 官府市里案堵如故高句

麗將如奴子據于河城虜遣將軍張統掩擊擒之俘

其衆千餘家以崔燾高瞻韓恆石琮歸於棘城待以

客禮恆安平人琮鑿之孫也石鑿事武帝 虜以高瞻爲

將軍瞻稱疾不就虜數臨候之數所 撫其心曰君之

疾在此不在它也今晉室喪亂孤欲與諸君共清世

難喪息浪翻 翼戴帝室君中州望族宜同斯願奈何以

華夷之異介然疎之哉介然堅止 夫立功立事惟問志

略何如耳華夷何足問乎以瞻薄虜起於東夷不 瞻猶不

起虜頗不平龍驤主簿宋該與瞻有隙虜進號龍驤將

簿讓思將翻勸寃除之寃不從瞻以憂卒 初鞠羨既死羨鞠

死見八十六卷懷帝永嘉元年事見八十七卷永嘉三年荀晞復以羨子彭為東萊太守復扶會曹

疑徇青州疑魚力翻與彭相攻疑兵雖疆郡人

皆為彭死戰偽翻疑不能克久之彭歎曰今天下大

亂疆者為雄曹亦鄉里彭與疑皆齊人為天所相亮翻苟可依

憑即為民主何必與之力爭使百姓肝腦塗地吾去

此則禍自息矣郡人以為不可爭獻拒疑之策彭一

無所用與鄉里千餘家浮海歸崔毖北海鄭林客於

東萊彭疑之相攻林情無彼此疑賢之不敢侵掠彭

與之俱去比至遼東比必毖已敗乃歸慕容廆廆以

彭參龍驤軍事遺鄭林車牛粟帛遺于皆不受躬耕

於野宋該勸寃獻捷江東寃使該為表裴疑奉之并

所得三璽詣建康獻之高句麗數寇遼東句如字又音駒麗力知翻

數所角翻 虜遣慕容翰慕容仁伐之高句麗王乙弗利逆

來求盟翰仁乃還還從宣翻是歲蒲洪降趙考異曰三十國晉

春秋洪降劉曜在太興元年案元年曜未都長安晉書洪載記無年但云曜僭號長安洪歸曜故置是年趙主曜以洪

為率義侯 屠各路松多起兵於新平扶風以附晉

王保屠直於翻保使其將楊曼王連據陳倉張顛周庸據

陰密松多據草壁水經註隴山西南降隴城北有松多川蓋松多據此因以為地名草壁在陰密之東顛魚

秦隴氏羌多應之趙主曜遣諸將攻之不克曜自

將擊之將即亮翻

三年春正月曜攻陳倉王連戰死楊曼奔南氏氏種之居

陳倉南者即仇池楊氏也曜進拔草壁路松多奔隴城又拔陰密晉

王保懼遷於桑城水經註洮水自臨洮縣東北流過索西城又北出門峽又東北逕桑城東又北逕安故縣

保欲自桑城奔河西也曜還長安以劉雅為大司徒張春謀奉晉

王保奔涼州張寔遣其將陰監將兵迎之聲言翼衛

其實拒之 段末杯攻段匹磾破之匹磾丁奚翻匹磾謂邵

續曰吾本夷狄以慕義破家君不忘久要要一遙翻久要舊約也

請相與共擊末杯續許之遂相與追擊末杯大破之

匹磾與弟文鴛攻薊匹磾奔邵續薊為石氏所取薊音計後趙王勒知續

勢孤是時劉石國號皆曰趙史以石趙為後趙以別之遣中山公虎將兵圍厭次

孔萇攻續別營十一皆下之二月續自出擊虎

虎伏騎斷其後斷丁管翻遂執續使降其城欲使續降厭次城也降戶江翻下同

續呼兄子竺等謂曰吾志欲報國不幸至此汝等努

力奉匹磾為主勿有貳心匹磾自薊還未至厭次聞

續已沒衆懼而散復為虎所遮復扶又翻下同文鴛以親兵

數百力戰始得入城與續子緝兄子存竺等嬰城固

守虎送續於襄國勒以為忠釋而禮之以為從事中

郎因下令自今克敵獲士人毋得擅殺必生致之禮勒

續而終於殺續所以令生致士人者不過欲使之從己耳吏部郎劉楨聞續被攻被皮言

於帝曰北方藩鎮盡矣惟餘邵續而已如使復為石

虎所滅孤義士之心阻歸本之路愚謂宜發兵救之

楨續所遣也事見八十九卷愍帝建興二年帝不能從聞續已沒乃下詔以續

位任授其子緝趙將尹安宋始宋恕趙慎四軍屯

洛陽叛降後趙漢主曜改國號曰趙石勒稱趙王同在上後趙

將石生引兵赴之安等復叛降司州刺史李矩復扶

矩使潁川太守郭默將兵入洛石生虜宋始一軍北

渡河於是河南之民皆相帥歸矩帥讀洛陽遂空

三月裴嶷至建康嶷魚力翻盛稱慕容廆之威德賢雋皆

為之用朝廷始重之朝廷始以裔夷待慕容今以嶷言始重之帝謂嶷曰卿中

朝名臣朝直遙翻當留江東朕別詔龍驤送卿家屬嶷曰

臣少蒙國恩出入省闈疑仕西朝歷中書侍郎給事黃門郎故云然少詩照翻若得

復奉輦轂臣之至榮但以舊京淪沒山陵穿毀雖名

臣宿將莫能雪取復扶又翻將即亮翻獨慕容龍驤竭忠王室志

除凶逆故使臣萬里歸誠今臣來而不返必謂朝廷

以其僻陋而棄之孤其嚮義之心使懈體於討賊體當

依載記作怠懈居隘翻此臣之所甚惜是以不敢徇私而忘公也

謂留江東乃是徇一身之私計歸棘城則可輔魔以討賊乃天下之公義也疑之心蓋以魔可與共功名鄙晉之君臣晏安江沱為不足

與共事而已帝曰卿言是也乃遣使隨疑拜魔安北將軍

平州刺史使疏吏翻閏月以周顛為尚書左僕射顛魚豈翻

晉王保將張春楊次與別將楊韜不協勸保誅之且

請擊陳安保皆不從夏五月春次幽保殺之保體肥

大重八百斤喜睡好讀書喜許記翻好呼到翻而暗弱無斷故及

於難斷丁亂翻難乃日翻保無子張春立宗室子瞻為世子稱大

將軍保眾散奔涼州者萬餘人陳安表於趙主曜請

討瞻等曜以安為大將軍擊瞻殺之張春奔枹罕枹罕

縣前漢屬金城後漢屬隴西郡張軌分屬晉興郡唐為河州枹音膚安執楊次於保柩前斬之

因以祭保安以天子禮葬保於上邽諡曰元王羊

鑿討徐龕頓兵下邳不敢前蔡豹敗龕於檀丘檀丘在魯

國下縣東南敗補邁翻龕求救於後趙後趙王勒遣其將王伏都

救之又使張敬將兵為之後繼勒多所邀求而伏都

淫暴龕患之張敬至東平龕疑其襲已乃斬伏都等

三百餘人復來請降復扶又翻降戶江翻下同勒大怒命張敬據險

以守之據險守龕欲持久以弊之也帝亦惡龕反覆不受其降惡烏路翻敕

鑿豹以時進討鑿猶疑憚不進尚書令刁協劾奏鑿

免死除名以蔡豹代領其兵王導以所舉失人乞自

貶帝不許六月後趙孔萇攻段匹磾匹磾奚翻恃勝而

不設備段文鴛襲擊大破之京兆人劉弘客居涼

州天梯山

武威姑藏城南有天梯山

以妖術惑衆從受道者千餘人

妖于

西平元公張寔左右皆事之帳下閻涉牙門趙

驕翻

印皆弘鄉人弘謂之曰天與我神璽應王涼州

璽斯氏翻

王于况翻

涉印信之密與寔左右十餘人謀殺寔奉弘爲

主寔弟茂知其謀請誅弘寔令牙門將史初收之未

至涉等懷刃而入殺寔於外寢

考異曰晉書作閻涉趙仰又云寔知其謀收劉弘

殺之据晉春秋作閻涉趙印又弘死在寔被殺後今從之

弘見史初至謂曰使君已死

殺我何爲初怒截其舌而囚之轅於姑臧市

轅胡悍翻車裂也涼

州及武威郡皆治姑臧縣

誅其黨與數百人左司馬陰元等以寔子

駿尚幼推張茂爲涼州刺史西平公赦其境內以駿

爲撫軍將軍丙辰趙將解虎及長水校尉尹車謀

反與巴酋句徐庫彭等相結

解戶買翻會慈由翻下同句古侯翻庫音舍皆姓也事

覺虎車皆伏誅趙主曜囚徐彭等五十餘人於阿房

將殺之

阿房即秦阿房宮舊基亦謂之阿城

光祿大夫游子遠諫曰聖王

用刑惟誅元惡而已不宜多殺爭之叩頭流血曜怒

以為助逆而囚之盡殺徐彭等尸諸市十日乃投於

水於是巴衆盡反推巴酋句渠知為主自稱大秦改

元曰平趙四山氏羌巴羯應之者三十餘萬關中大

亂城門晝閉子遠又從獄中上表諫爭

爭讀曰諍

曜手毀

其表曰大荔奴

大荔戎種落之名子遠蓋戎出也

不憂命在須臾猶敢

如此嫌死晚邪叱左右速殺之中山王雅郭汜朱紀

呼延晏等諫曰子遠幽囚禍在不測猶不忘諫爭

汜音記

祀爭讀曰諍

忠之至也陛下縱不能用奈何殺之若子遠

朝誅臣等亦當夕死以彰陛下之過天下將皆捨陛

下而去陛下誰與居乎曜意解乃赦之曜敕內外戒

嚴將自討渠知子遠又諫曰陛下誠能用臣策一月

可定大駕不必親征也曜曰卿試言之子遠曰彼非

有大志欲圖非望也謂帝王之事非常人所望直畏陛下威刑欲逃

死耳陛下莫若廓然大赦與之更始更工衡翻應前日坐

虎車等事其家老弱沒入奚官者皆縱遣之使之自

相招引聽其復業彼既得生路何為不降降戶江翻下同若

其中自知罪重屯結不散者願假臣弱兵五千必為

陛下梟之梟不孝鳥說文曰至捕梟磔之以頭掛木上故今謂掛首為梟首為于偽翻梟堅亮翻不然今

反者彌山被谷彌滿也被皮義翻雖以天威臨之恐非歲月可

除也曜大悅即日大赦以子遠為車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都督雍秦征討諸軍事子遠屯于雍城于雍

用翻降者十餘萬移軍安定反者皆降惟句氏宗黨五

千餘家保於陰密進攻滅之遂引兵巡隴右先是氏

羌十餘萬落據險不服先悉薦翻其酋虛除權渠自號秦

王子遠進造其壁造七到翻權渠出兵拒之五戰皆敗權

渠欲降其子伊餘大言於眾曰往者劉曜自來猶無

若我何况此偏師何謂降也帥勁卒五萬晨壓子遠

壘門帥讀曰率諸將欲擊之子遠曰伊餘勇悍當今無敵

所將之兵復精於我復扶又翻又其父新敗怒氣方盛其

鋒不可當也不如緩之使氣竭而後擊之乃堅壁不

戰伊餘有驕色子遠伺其無備伺相吏翻夜勒兵蓐食旦

值大風塵昏子遠悉眾出掩之生擒伊餘盡俘其眾

權渠大懼被髮斃面請降被皮義翻斃力之翻以刀劃面也子遠啓曜

以權渠為征西將軍西戎公啓開也開陳其事以白於上謂之啓分徙伊

餘兄弟及其部落二十餘萬口於長安曜以子遠為

大司徒錄尚書事曜立太學選民之神志可教者千

五百人擇儒臣以教之作鄴明觀觀古玩翻下同及西宮起

陵霄臺於瀉池

司馬彪曰鎬在上林苑中孟康曰長安西南有鎬池古史考曰武王遷鎬長安豐亭鎬池也瀉

與鎬同
下老翻

又於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上疏

諫以為衛文公承亂亡之後節用愛民營建宮室得

其時制故能興康叔之業延九百之祚

衛為狄人所滅文公徙居楚丘

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悅之國家殷富衛以復興自康叔始封於衛至秦始皇滅延

祚九百
餘年

前奉詔書營豐明觀市道細民咸譏其奢曰

以一觀之功足以平涼州矣

言以起一觀之功力足以平河西張氏

今又欲

擬阿房而建西宮法瓊臺而起陵霄其為勞費億萬

豐明若以資軍旅乃可兼吳蜀而壹齊魏矣

吳謂晉蜀謂李特齊

謂曹魏
謂石勒

又聞營建壽陵周圍四里深三十五丈

深式禁翻

以銅為椽飾以黃金功費若此殆非國內所能辦也

秦始皇下錮三泉土未乾而發毀

詳見二十一卷漢成帝永始元年劉向封事乾

干音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掘之墓故聖王之儉葬乃深

遠之慮也陛下奈何於中興之日曜平靳氏之難而自立故其臣謂之中興而

踵亡國之事乎曜下詔曰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

可謂社稷之臣矣其悉罷宮室諸役壽陵制度一遵

霸陵之法封豫安昌子苞平輿子輿音豫並領諫議大

夫仍布告天下使知區區之朝欲聞其過也朝直遙翻又

省鄠水園以與貧民豐水出京北南山東北流注於渭曜立園於豐水左右祖逖

將韓潛與後趙將桃豹分據陳川故城豹居西臺潛

居東臺豹由南門潛由東門出入相守四旬逖以布

囊盛土如米狀盛時征翻使千餘人運上臺上時掌翻又使數人

擔米息於道豹兵逐之擔他甘翻棄擔而走擔都濫翻豹兵久饑

得米以為逖士眾豐飽益懼先以囊盛土運之潛所以疑之也又使人擔米以餌豹兵示之

以實也後趙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饋豹逖使韓潛

及別將馮鐵邀擊於汴水水經註蒗蕩渠水自中牟東流至浚儀縣分為二水南流者曰沙水

東注者曰汴水汴水東流入梁郡即漢東郡燕縣也後魏置東燕盡獲之豹宵遁屯東燕城

縣屬陳留郡隨改為柘城縣屬東郡唐屬滑州豹兵已有懼心糧又為逖所獲故宵遁也逖使潛進屯封丘

以逼之馮鐵據二臺逖鎮雍丘封丘雍丘二縣皆屬陳留郡春秋傳敗狄于長丘在

封丘界雍丘故杞國也數遣兵邀擊後趙兵數所後趙鎮戍歸逖

者甚多境土漸蹙先是趙固上官已李矩郭默互相

攻擊逖馳使和解之先悉薦翻使疏吏翻下同示以禍福遂皆受逖

節度秋七月詔加逖鎮西將軍逖在軍與將士同甘

苦約己務施施式歧翻勸課農桑撫納新附雖疎賤者皆

結以恩禮河上諸塢先有任子在後趙者皆聽兩屬

居兩界之上者聽其兩屬因以為間時遣游軍偽抄之抄楚交翻明其未附塢主

皆感恩後趙有異謀輒密以告由是多所克獲自河

以南多叛後趙歸於晉逖練兵積穀為取河北之計

後趙王勒患之乃下幽州為逖脩祖父墓置守冢二

家

逖范陽人其祖父墓在焉下退嫁翻

因與逖書求通使及互市逖不報

書而聽其互市收利十倍逖牙門童建殺新蔡內史

周密降於後趙

姓譜顓頊子老童之後以為氏

勒斬之送首於逖曰叛

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

惡烏路翻

逖深德

之自是後趙人叛歸逖者逖皆不納禁諸將不使侵

暴後趙之民邊境之間稍得休息

逖聽河上諸塢兩屬此用間之智也然石勒為

逖脩祖父墓斬童建而送其首亦所以懈逖推鋒越河之心

八月辛未梁州刺史周訪

卒訪善於撫士眾皆為致死

偽為千

知王敦有不臣之

心私常切齒

切齒上下齒相磨切也

敦由是終訪之世未敢為逆

敦遣從事中郎郭舒監襄陽軍

監工銜翻

帝以湘州刺史

甘卓為梁州刺史督沔北諸軍事鎮襄陽

王敦憚周訪而不敢為逆

至其舉兵也不以甘卓為虞亦可謂姦雄矣

舒既還帝徵為右丞敦留不遣

後趙王勒遣中山公虎帥步騎四萬擊徐龕

帥讀曰率下同

龕送妻子為質乞降勒許之勒許龕降力未能取龕耳觀其後殺龕足以知其心質音致

蔡豹屯卞城卞縣屬魯國劉昫曰隨於卞縣古城置泗水縣唐屬兗州石虎將擊之豹

退守下邳為徐龕所敗敗補虎引兵城封丘而旋徙

士族三百家寘襄國崇仁里崇仁里勒所命名以處衣冠之族置公族

大夫以領之後趙王勒用法甚嚴諱胡尤峻勒本胡人為諱

宮殿既成初有門戶之禁有醉胡乘馬突入止

車門勒大怒責宮門小執法馮翥執法御史之官也紫宮南蕃中一星曰左右執

法晉之故臣為勒定官制取此置宮門執法即以張賓為大執法總朝政故宮門置小執法翥章庶翻翥惶懼忘諱

對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甚呵禦之而不可與語勒

笑曰胡人正自難與言恕而不罪勒使張賓領選初

定五品後更定九品命公卿及州郡歲舉秀才至孝

廉清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選須絹翻石勒立國粗有綱紀石虎繼之無復

是有西平公張茂立兄子駿為世子蔡豹既敗將

詣建康歸罪北中郎將王舒止之帝聞豹退遣使收

之使疏吏翻舒夜以兵圍豹豹以為宅寇帥麾下擊之聞

有詔乃止舒執豹送建康冬十月丙辰斬之王敦

殺武陵內史向碩史書王敦專殺以著其無君之罪帝之始鎮江東也

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帝亦推心任之敦總征討懷帝

永嘉五年帝以敦刺揚州加都督征討諸軍事其討華軼杜弢王機杜曾皆其功也從才用翻導專機政尚書萬機之本

導錄尚書專是專機政也羣從子弟布列顯要從才用翻時人為之語曰

王與馬共天下後敦自恃有功且宗族彊盛稍益驕

恣帝畏而惡之惡烏路翻乃引劉隗刁協等以為腹心稍

抑損王氏之權導亦漸見疎外中書郎孔愉陳導忠

賢有佐命之勳宜加委任帝出愉為司徒左長史導

能任真推分澹如也分扶問翻澹杜覽翻有識皆稱其善處興廢

而敦益懷不平史言導所以福祚流子孫敦所以隕身喪元禍及王含父子處昌呂翻遂構嫌

隙初敦辟吳興沈充為參軍充薦同郡錢鳳於敦敦

以為鎧曹參軍二人皆巧諂凶狡知敦有異志陰贊

成之為之畫策敦寵信之勢傾內外敦上疏為導訟

屈辭語怨望導封以還敦導錄尚書先見敦疏故封還之為于偽翻下隗為同敦復

遣奏之復扶又翻左將軍譙王承承音拯以此觀之則前作承誤也忠厚有志

行行下孟翻帝親信之夜召承以敦疏示之曰王敦以頃

年之功位任足矣而所求不已言至於此將若之何

承曰陛下不早裁之以至今日敦必為患劉隗為帝

謀出心腹以鎮方面會敦表以宣城內史沈充代甘

卓為湘州刺史帝謂承曰王敦姦逆已著朕為惠皇

其勢不遠言當如惠帝受制於強臣也湘州據上流之勢控三州之

會三州謂荆交廣欲以叔父居之何如古者同姓諸侯天子謂之伯父叔父承宣帝之從孫而帝

宣帝之曾孫於屬亦叔父也承曰臣奉承詔命惟力是視何敢有辭

然湘州經蜀寇之餘蜀寇謂杜民物凋弊若得之部比

及三年乃可即戎用論語冉有對孔子之言即從也苟未及

此雖復灰身亦無益也復扶又翻十二月詔曰晉室開基

方鎮之任親賢並用其以譙王承為湘州刺史長沙

鄧騫聞之歎曰湘州之禍其在斯乎承行至武昌敦

與之宴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雅素猶言平常也恐非將帥才

也將帥亮翻帥所類翻承曰公未見知耳鋌刀豈無一割之用後漢

班超之言敦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足知其不武

無能為也乃聽之鎮承雖忠有餘而才不足敦窺見而知其無能為時湘土荒殘

公私困弊承躬自儉約傾心綏撫甚有能名高句

麗寇遼東句如字又音駒麗力知翻慕容仁與戰大破之自是不敢

犯仁境

四年春二月徐龕復請降復扶又翻下同張茂築靈鈞臺

基高九仞

高居傲翻

武陵閻曾夜叩府門

武陵疑當作武威

呼曰武

公遣我來

張軌謚武公呼火故翻

言何故勞民築臺有司以為妖

請殺之茂曰吾信勞民曾稱先君之命以規我何謂

妖乎乃為之罷役

妖于驕翻為于偽翻下同

三月癸亥日中有黑

子

日中有黑子陰侵陽而磨蕩之也時王敦驕悖浸甚故象見於天

著作佐郎河東郭璞以

帝用刑過差上疏以為陰陽錯繆皆繁刑所致赦不

欲數

數所角翻

然子產知鑄刑書非政之善不得不作者

須以救弊故也

左傳鄭鑄刑書叔向詰子產書曰國將亡必多制復書曰吾以救世也須待也

今之

宜赦理亦如之

後趙中山公虎攻幽州刺史段匹

磾於厭次

磾丁奚翻厭于琰翻

孔萇攻其統內諸城悉拔之段文

鸞言於匹磾曰我以勇聞故為民所倚望今視民被

掠而不救是怯也

被皮義翻下同

民失所望誰復為我致死

遂帥壯士數十騎出戰

復扶又翻為于偽翻帥讀曰率

殺後趙兵甚眾

馬乏伏不能起虎呼之曰兄與我俱夷狄久欲與兄

同為一家今天不違願於此得相見何為復戰請釋

仗文鴛罵曰汝為寇賊當死日久吾兄不用吾策見事

七十八卷懷帝永嘉六年故令汝得至此我寧鬪死不為汝屈遂下

馬苦戰槊折執刀戰不已槊色角翻矛長丈八者曰槊折而設翻自辰至申

後趙兵四面解馬羅披自鄣馬羅披意即障泥也前執文鴛文鴛

力竭被執城內奪氣匹磾欲單騎歸朝騎奇寄翻朝直遙翻邵續

之弟樂安內史洎勒兵不聽洎復欲執臺使王英送

於虎臺使晉朝所遣者也使疏吏翻匹磾正色責之曰卿不能遵兄之

志逼吾不得歸朝亦已甚矣復欲執天子使者我雖

夷狄所未聞也洎與兄子緝竺等輿櫬出降櫬初覲翻降戶江翻

匹磾見虎曰我受晉恩志在滅汝不幸至此不能為

汝敬也後趙王勒及虎素與匹磾結為兄弟虎即起

拜之勒以匹磾為冠軍將軍冠古玩翻文鴛為左中郎將

散諸流民三萬餘戶復其本業置守宰以撫之於是

幽冀并三州皆入於後趙匹磾不為勒禮常著朝服

持晉節著陟略翻久之與文鴛邵續皆為後趙所殺厭次既破無復

後患匹磾兄弟與邵續皆被害石勒志趣從可知矣五月庚申詔免中州良民遭

難為揚州諸郡僮客者以備征役難乃旦翻尚書令刁協

之謀也由是眾益怨之終南山崩終南山長安南山也時劉曜據關中亡國

之徵晉書書於曜載記秋七月甲戌以尚書僕射戴淵為征西

將軍都督司兗豫并雍冀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鎮

合肥合肥縣屬淮南郡雍于用翻丹楊尹劉隗為鎮北將軍都督青

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青州刺史鎮淮陰淮陰縣前漢屬臨淮郡後漢屬

下邳郡晉屬廣陵郡皆假節領兵名為討胡實備王敦也隗雖在

外而朝廷機事進退士大夫帝皆與之密謀敦遺隗

書曰遺于季翻頃承聖上顧眄足下今大賊未滅中原鼎

沸欲與足下及周生之徒周生謂周顛敦素憚顛見戮力

王室共靜海內若其泰也則帝祚於是乎隆若其否

也否皮鄴翻則天下永無望矣隗答曰魚相忘於江湖人

相忘於道術引莊子大宗師之言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晉大

息之言吾之志也敦得書甚怒壬午以驃騎將軍王導

為侍中司空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驃匹妙翻帝以敦故

并疎忌導御史中丞周嵩上疏以為導忠素竭誠輔

成大業不宜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說放逐舊德以

佞伍賢用兵列陳五人為伍伍同列也虧既往之恩招將來

之患向者親倚導而今疎忌之是虧既往之恩也導或帝頗感

寤導由是得全史言周顛兄弟保護王導八月常山崩常山在常山

豫州刺史祖逖以戴淵吳士淵廣陵人廣陵

西北其地時屬石勒故吳王濞都也

雖有才望無弘致遠識且己翦荆棘收河南地而淵

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快快兩翻於又聞王敦與劉刁

構隙將有內難難乃日翻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九月壬

寅卒於雍丘豫州士女若喪父母譙梁間皆為立祠

喪息浪翻為于偽翻王敦久懷異志聞逖卒益無所憚王敦之所忌周訪祖逖訪

卒而逃繼之宜其益無所憚也然温嶠郗鑒諸人已在晉朝卒藉之以清大慙以此知上天生材以應世世變無窮而人才亦與之無窮

固非姦雄所能逆睹也冬十月壬午以逖弟約為平西將軍豫州

刺史領逖之眾約無綏御之才不為士卒所附初范

陽李產避亂依逖見約志趣異常謂所親曰吾以北

方鼎沸故遠來就此冀全宗族今觀約所為有不可

測之志吾託名姻親當早自為計無事復陷身於不

義也爾曹不可以目前之利而忘長久之策乃帥子

第十餘人間行歸鄉里李產父子後事慕容雋復扶又翻帥讀曰率間古覓翻十

一月皇孫衍生 後趙王勒悉召武鄉耆舊詣襄國

與之共坐歡飲初勒微時與李陽鄰居數爭漚麻池

相歐數所角翻漚于候翻久漬也詩云東門之池可以漚麻毛氏曰漚柔也考工記恍氏以說水漚其絲注云漚漸也楚人曰漚齊

人曰漚漚烏禾翻然則漚是漸漬之名云漚柔者謂漸漬使之柔勒也魏收地形志武鄉郡二臺嶺上有李陽墓有麻池石勒與李陽爭漚麻處也歐

于口翻擊也陽由是獨不敢來勒曰陽壯士也漚麻布

衣之恨孤方兼容天下豈讎匹夫乎遽召與飲引陽

臂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拜參軍都

尉以武鄉比豐沛復之三世勒欲並驅漢光武光武復南頓不敢遠期十歲而勒復武鄉三

世多見其不知量也復方目翻勒以民始復業資儲未豐於是重制禁

釀郊祀宗廟皆用醴酒酒一宿而熟者曰醴行之數年無復釀者

十二月以慕容廆為都督幽平二州東夷諸軍事

車騎將軍平州牧考異曰燕書云車騎大將軍平州刺史按晉書載記先拜平州刺史尋加車騎州牧今

從之封遼東公單于如故遣謁者即授印綬聽承制置

官司守宰庖於是備置僚屬以裴凝遊遂為長史魚

翻力裴開為司馬韓壽為別駕陽耽為軍諮祭酒崔燾

為主簿黃泓鄭林參軍事鄭林不受庖車牛粟帛而躬耕於野庖蓋以是取之庖立

子皝為世子作東橫橫與饗同學舍也載記作東庠皝呼廣翻以平原劉讚為

祭酒使皝與諸生同受業庖得暇亦親臨聽之得暇者言

庖惟於國事無暇財得一息之暇亦親臨東橫聽其講說史言庖之能崇儒皝雄毅多權略喜經

術國人稱之喜許記翻庖徙慕容翰鎮遼東慕容仁鎮平

郭平郭縣漢屬遼東郡晉省唐新書曰高麗建安城古平郭縣也翰撫安民夷甚有威惠仁

亦次之 拓跋猗缶妻惟氏忌代王鬱律之彊恐不

利於其子乃殺鬱律而立其子賀俛鬱律立見八十九卷愍帝建興四年溲奴

沃大人死者數十人鬱律之子什翼犍犍居言翻幼在襁

褓其母王氏匿於袴中祝之曰天苟存汝則勿啼久

之不啼乃得免惟氏專制國政遣使聘後趙後趙人

謂之女國使

以惟氏專政故謂之女國史
言拓拔所以中衰使疏吏翻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肆百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十四

起玄默敦牂盡昭陽協洽凡二年

中宗元皇帝下

永昌元年春正月郭璞復上疏請因皇孫生下赦令

璞去年已疏請肆赦皇孫去年十一月生復扶又翻

帝從之乙卯大赦改元王敦以

璞為記室參軍璞善卜筮知敦必為亂己預其禍甚

憂之大將軍掾潁川陳述卒

掾于絹翻

璞哭之極哀曰嗣

祖焉知非福也

陳述字嗣祖亦敦府僚也焉於虔翻

敦既與朝廷乖離乃

羈錄朝士有時望者置己幕府

朝直遙翻

以羊曼及陳國

謝鯤為長史曼祐之兄孫也曼鯤終日酣醉故敦不

委以事

敦收時望不過用西都諸王之故智耳酣戶甘翻

敦將作亂謂鯤曰劉隗

姦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何如鯤曰隗誠始

禍然城狐社鼠

後漢虞延曰城狐社鼠不畏熏燒謂有所憑託也又中山王勝曰社鼠不灌屋鼠不熏所託者

然也爾雅翼曰管仲稱社東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燠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之所以不可得而殺者以社故也以喻君

之左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體出為豫章太守守式又翻

留不遣戊辰敦舉兵於武昌上疏罪狀劉隗稱隗佞

邪讒賊威福自由

隗五罪翻

妄興事役勞擾士民賦役煩

重怨聲盈路臣備位宰輔不可坐視成敗輒進軍致

討隗首朝懸諸軍夕退昔太甲顛覆厥度幸納伊尹

之忠殷道復昌

湯崩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伊尹以冕服奉太甲

復歸于亳賴伊尹之訓以圖厥終古固有是事然非人臣所當為也願陛下深垂三思三息暫翻又如字

則四海乂安社稷永固矣沈充亦起兵於吳興以應

敦敦以充為大都督督護東吳諸軍事敦至蕪湖又

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乙亥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

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

親帥六軍以誅大逆帥讀曰率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敦

兄光祿勳含乘輕舟逃歸於敦太子中庶子溫嶠謂

僕射周顛曰大將軍此舉似有所在當無濫邪顛曰

不然顛魚豈翻人主自非堯舜何能無失人臣安可舉兵

以脅之舉動如此豈得云非亂乎處仲狼抗無上其

意寧有限邪王敦字處仲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貪而敢抗人故以為喻處昌呂呂翻敦初起

兵遣使告梁州刺史甘卓約與之俱下卓許之及敦

升舟而卓不赴使參軍孫雙詣武昌諫止敦敦驚曰

甘侯前與吾語云何而更有異正當慮吾危朝廷耳

吾今但除姦凶若事濟當以甘侯作公

許卓作公昭之以利欲使同逆

雙還報卓意狐疑或說卓且偽許敦待敦至都而討

之說輸卓曰昔陳敏之亂吾先從而後圖之

事見八十六卷惠帝

永興二年懷帝永嘉元年

論者謂吾懼逼而思變心常愧之今若復

爾何以自明

復扶又翻下同

卓使人以敦旨告順陽太守魏

該

守式又翻

該曰我所以起兵拒胡賊者正欲忠於王室

耳今王公舉兵向天子非吾所宜與也遂絕之

史言甘卓

不如魏該之忠果

敦遣參軍桓胤說譙王承請承為軍司

說輸茵翻

承音拯

承歎曰吾其死矣地荒民寡勢孤援絕將何以

濟然得死忠義夫復何求

夫音扶復扶又翻

承檄長沙虞悝為

長史會悝遭母喪

悝苦回翻

承往弔之曰吾欲討王敦而

兵少糧乏

少詩沼翻

且新到恩信未洽卿兄弟湘中之豪

俊王室方危金革之事古人不辭

禮記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

無避也者禮歟初有司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昔者魯公伯禽有為
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春秋公羊傳曰古者臣
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
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經而服事孔子蓋善之也 將何

以教之惺曰大王不以惺兄弟猥劣親屈臨之敢不

致死然鄙州荒弊難以進討宜且收衆固守傳檄四

方敦勢必分分而圖之庶幾可捷也幾居希翻丞乃囚桓

羆以惺為長史以其弟望為司馬督護諸軍與零陵

太守尹奉建昌太守長沙王循衡陽太守淮陵劉翼

沈約曰晉惠帝元康九年分長沙東北下雋諸縣立建昌郡至宋為
巴陵郡吳孫亮太平二年分長沙西部都尉立衡陽郡淮陵縣屬臨

淮郡時亦春陵令長沙易雄春陵縣本前漢之春陵侯國後徙
分為郡 國南陽省吳復立春陵縣屬零陵

郡姓譜易姓齊
有大夫易牙同舉兵討敦雄移檄遠近列敦罪惡於

是一州之內皆應丞惟湘東太守鄭澹不從吳孫亮太
平二年分

長沙東部都尉立
湘東郡澹徒覽翻丞使虞望討斬之以徇四境澹敦姊

夫也丞遣主簿鄧騫至襄陽晉梁州刺史鎮襄陽自周訪
始宋白曰襄陽漢中廬縣地

說甘卓曰劉大連雖驕蹇失衆心劉隗字大連說非有輸茂翻下同

害於天下大將軍以其私憾稱兵向闕此忠臣義士

竭節之時也公受任方伯奉辭伐罪乃桓文之功也

卓曰桓文則非吾所能然志在徇國當共詳思之參

軍李梁說卓曰昔隗躡跋扈竇融保河西以奉光武

卒受其福事見四十一卷漢光武建武五年今將軍有重望

於天下但當案兵坐以待之使大將軍事捷當委將

軍以方面不捷朝廷必以將軍代之何憂不富貴而

釋此廟勝孫子曰未戰而廟勝得算多也決存亡於一戰邪

騫謂梁曰光武當創業之初故隗竇可以文服從容

顧望文服謂非心服特以虛文示相臣服而已從千容翻今將軍之於本朝非竇融

之比也朝直遙翻襄陽之於太府襄陽以王敦府為太府非河西之固

也使大將軍克劉隗還武昌增石城之戍賢曰石城故城在復州西

陽縣東南絕荆湘之粟將軍將安歸乎勢在人手而曰我

處廟勝未之聞也且為人臣國家有難處昌呂翻坐視

不救於義安乎卓尙疑之騫曰今既不為義舉又不

承大將軍檄此必至之禍愚智所見也且議者之所

難以彼彊而我弱也今大將軍兵不過萬餘其留者

不能五千而將軍見衆既倍之矣見賢以將軍之威

名帥此府之精銳杖節鳴鼓以順討逆豈王舍所能

禦哉帥讀曰率遡流之衆勢不自救謂敦兵以東下若欲遡流將

軍之舉武昌若摧枯拉朽尙何顧慮邪合翻武昌既

定據其軍實鎮撫二州二州謂荆江也以恩意招懷士卒使

還者如歸此呂蒙所以克關羽也事見六十八卷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今

釋必勝之策安坐以待危亡不可以言智矣敦恐卓

於後為變又遣參軍丹楊樂道融往邀之必欲與之

俱東道融雖事敦而忿其悖逆悖蒲內翻乃說卓曰主

上親臨萬機自用譙王為湘州非專任劉隗也而王

氏擅權日久卒見分政卒讀曰猝謂分任譙王永便謂失

職背恩肆逆背蒲舉兵向闕國家遇君至厚今與之

同豈不違負大義生為逆臣死為愚鬼永為宗黨之

恥不亦惜乎為君之計莫若偽許應命而馳襲武昌

大將軍士眾聞之必不戰自潰大勳可就矣卓雅不

欲從敦聞道融之言遂決曰吾本意也乃與巴東監

軍柳純南平太守夏侯承監工銜翻宜都太守譚該等

姓譜齊滅譚子孫以國為氏漢有河南露檄數敦逆狀帥所

統致討數所遣參軍司馬讚孫雙奉表詣臺羅英至

廣州約陶侃同進戴淵在江西戴淵出鎮合肥先得卓

書表上之上時臺內皆稱萬歲陶侃得卓信即遣參

軍高寶帥兵北下帥讀曰率武昌城中傳卓軍至人皆奔

散敦遣從母弟南蠻校尉魏乂敦從母魏氏乂其弟也從才用翻將軍

李恆恆戶登翻帥甲卒二萬攻長沙長沙城池不完資儲

又闕人情震恐或說譙王承南投陶侃或退據零桂

承曰吾之起兵志欲死於忠義豈可貪生苟免為奔

敗之將乎將即亮翻事之不濟令百姓知吾心耳乃嬰城

固守未幾幾魚豈翻虞望戰死甘卓欲留鄧騫為參軍騫

不可乃遣參軍虞沖與騫偕至長沙遺譙王承書勸

之固守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遺于季翻斷丁管翻則湘圍自

解承復書稱江左中興草創始爾豈圖惡逆萌自寵

臣吾以宗室受任志在隕命而至止尚淺凡百茫然

足下能卷甲電赴猶有所及卷讀曰捲若其狐疑則求我

於枯魚之肆矣莊子見車轍鮒曰豈無斗升之水以活我乎莊子曰待我決西江之水而迎汝鮒曰如君言

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卓不能從 二月甲午封皇子昱為琅邪

王 後趙王勒立子弘為世子遣中山公虎將精卒

四萬擊徐龕將即亮翻龕苦含翻龕堅守不戰虎築長圍守之

趙主曜自將擊楊難敵難敵逆戰不勝退保仇池仇

池諸氏羌及故晉王保將楊韜隴西太守梁勛皆降

於曜降戶江翻曜遷隴西萬餘戶於長安進攻仇池會軍

中大疫曜亦得疾將引兵還恐難敵躡其後乃遣光

國中郎將王獷說難敵光國中郎將趙所置也擴古猛翻說輸芮翻諭以禍福

難敵遣使稱藩曜以難敵為假黃鉞都督益寧南秦

涼梁巴六州隴上西域諸軍事上大將軍益寧南秦

三州牧武都王吳孫氏始置上大將軍南秦州及巴州曜創其名其後北國率授楊氏南秦州刺史據有陰平

武都二郡之地秦州刺史陳安求朝於曜曜辭以疾安怒以

為曜已卒朝直遙翻卒子恤翻大掠而歸曜疾甚乘馬輿而還使

其將呼延寔監輜重於後監工銜翻重直用翻安邀擊獲之謂寔

曰劉曜已死子尚誰佐吾當與子共定大業寔叱之

曰汝受人寵祿而叛之自視智能何如主上吾見汝

不日梟首於上邽市梟堅堯翻何謂大業宜速殺我安怒

殺之以寔長史魯憑為參軍安遣其弟集帥騎三萬

追曜帥讀曰率騎奇寄翻衛將軍呼延瑜逆擊斬之安乃還上邽

遣將襲汧城拔之汧縣屬扶風郡汧苦堅翻隴上氏羌皆附於安有

衆十餘萬自稱大都督假黃鉞大將軍雍涼秦梁四

州牧涼王雍於用翻以趙募為相國魯憑對安大哭曰吾

不忍見陳安之死也安怒命斬之憑曰死自吾分扶分

問翻懸吾頭於上邽市觀趙之斬陳安也遂殺之曜聞

之慟哭曰賢人民之望也陳安於求賢之秋而多殺

賢者吾知其無所為也休屠王石武以桑城降趙石武

蓋亦匈奴種屠直於翻

趙以武為秦州刺史封酒泉王

帝徵戴

淵劉隗

入衛建康隗至百官迎于道隗岸憤大言

岸憤

者憤微脫額也

意氣自若及入見

見賢遍翻

與刁協勸帝盡誅王氏

帝不許隗始有懼色司空導帥其從弟中領軍邃左

衛將軍虞侍中侃彬及諸宗族二十餘人每日詣臺

待罪

帥讀曰率從才用翻虞羊至翻又逸職翻

周顛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

口累卿

累力瑞翻周顛字伯仁欲使顛保護導以全其家也

顛直入不顧既見帝言

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顛喜飲酒

喜許記翻

至醉而

出導猶在門又呼之顛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

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導無罪

言甚切至導不之知甚恨之帝命還導朝服召見之

導稽首曰

朝直遙翻稽音啓

逆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

出臣族帝跪而執其手曰茂弘方寄卿以百里之命

王導字茂弘孔氏曰寄百里之命謂攝君之政令

是何言邪三月以導為前鋒大

都督加戴淵驃騎將軍

驃匹妙翻詔曰導以大義滅親衛石

子厚與公子州吁弑衛桓公又與州吁如陳碛使告于陳而殺之君子曰石碛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可

以吾為安東時節假之

帝之初鎮揚州也領安東將軍

以周顛為尚書

左僕射王邃為右僕射帝遣王廙往諭止敦敦不從

而留之廙更為敦用征虜將軍周札素矜險好利呼好

到帝以為右將軍都督石頭諸軍事敦將至帝使劉

隗軍金城

金城在丹楊江乘蒲洲上

札守石頭帝親被甲徇師於郊

外被皮義翻

以甘卓為鎮南大將軍侍中都督荆梁二州

諸軍事陶侃領江州刺史使各帥所統以躡敦後帥讀

日率下同

敦至石頭欲攻劉隗杜弘言於敦曰劉隗死士

衆多未易可克

易以歧翻

不如攻石頭周札少恩

少詩沼翻

兵不

為用攻之必敗札敗則隗自走矣敦從之以弘為前

鋒攻石頭札果開門納弘敦據石頭歎曰吾不復得

為盛德事矣敦無君之心形於言也復扶又翻謝鯤曰何為其然也但

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耳言日復一日浸忘前事則君臣猜嫌之迹亦日去耳帝命

刁協劉隗戴淵帥眾攻石頭王導周顛郭逸虞潭等

三道出戰協等兵皆大敗太子紹聞之欲自帥將士

決戰升車將出中庶子温嶠執鞚諫曰鞚苦貢翻殿下國

之儲副奈何以身輕天下抽劍斬鞅乃止敦擁兵不

朝朝直遙翻下同放士卒劫掠宮省奔散惟安東將軍劉超

案兵直衛及侍中二人侍帝側帝脫戎衣著朝服著陟

略翻顧而言曰欲得我處當早言何至害民如此又遣

使謂敦曰使疏吏翻公若不忘本朝於此息兵則天下尚

可共安如其不然朕當歸琅邪以避賢路刁協劉隗

既敗俱入宮見帝於太極東除除殿陛也帝執協隗手流

涕嗚咽勸令避禍協曰臣當守死不敢有貳帝曰今
事逼矣安可不行乃令給協隗人馬使自爲計協老
不堪騎乘素無恩紀募從者皆委之行至江乘爲人
所殺送首於敦隗奔後趙官至太子太傅而卒

成帝
咸和

八年劉隗從石虎戰死
於潼關豈卽此劉隗邪

帝令公卿百官詣石頭見敦敦謂

戴淵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淵曰豈敢有餘但力不
足耳敦曰吾今此舉天下以爲何如淵曰見形者謂

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又謂周顛

曰伯仁卿負我

愍帝建興元年顛爲杜預所
困投敦於豫章故敦以爲德

顛曰公戎車

犯順下官親帥六軍

帥讀
曰率

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

此負公辛未大赦以敦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

書事江州牧封武昌郡公並讓不受初西都覆沒四

方皆勸進於帝

見九十卷
建武元年

敦欲專國政忌帝年長難制

長知兩翻欲更議所立王導不從及敦克建康謂導曰不

用吾言幾至覆族幾居希翻敦以太子有勇略為朝野所

嚮朝直遙翻欲誣以不孝而廢之大會百官問温嶠曰皇

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嶠曰鈞深致遠蓋非淺局

所量量音良以禮觀之可謂孝矣言太子既有鈞深致遠之才而又盡專親之禮所以解敦

不孝之誣也衆皆以為信然敦謀遂沮沮在呂翻帝召周顛於廣

室廣室殿名謂之曰近日大事二宮無恙諸人平安大將

軍固副所望邪恙余亮翻顛曰二宮自如明詔臣等尚未

可知護軍長史郝叵等勸顛避敦顛代戴淵為護軍將軍以郝叵為長史顛

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

越邪喪息浪翻復扶又翻敦參軍呂猗嘗為臺郎晉謂尚書郎為臺郎性姦詔

戴淵為尚書惡之惡烏路翻猗說敦曰周顛戴淵皆有高

名足以惑衆近者之言曾無忤色謂二人答敦之言作才各翻公不

除之恐必有再舉之憂敦素忌二人之才心頗然之

從容問王導曰周戴南北之望周顛汝南人戴淵廣陵人晉氏南渡二人名冠當時

從千容翻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答又曰若不三司止應

令僕邪三司太尉司徒司空也令僕尚書令及左右僕射也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

當誅爾又不答丙子敦遣部將陳郡鄧岳收顛及淵

將即亮翻先是敦謂謝鯤曰先悉薦翻吾當以周伯仁為尚書

令戴若思為僕射戴淵字若思是日又問鯤近來人情何

如鯤曰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實未

達高義言衆人議敦舉兵向闕非義舉也若果能舉用周戴則羣情帖

然矣敦怒曰君麤疎邪二子不相當吾已收之矣鯤

愕然自失參軍王嶠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詩大雅文王之詩濟

子禮翻奈何戮諸名士敦大怒欲斬嶠衆莫敢言鯤曰

明公舉大事不戮一人嶠以獻替忤旨便以釁鼓君所

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替其否釁鼓殺人以血塗鼓也忤五故翻

不亦過

乎敦乃釋之黜為領軍長史

大將軍府參軍黜為領軍長史足知敦府重於諸府矣

嶠渾之族孫也顛被收路經太廟大言曰賊臣王敦

傾覆社稷枉殺忠臣神祇有靈當速殺之

被皮義翻祇翹移翻

人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容止自若觀者皆為流涕

為于偽翻下同

并戴淵殺之於石頭南門之外帝使侍中王

彬勞敦

勞力到翻

彬素與顛善先往哭顛然後見敦敦怪

其容慘問之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怒曰伯仁

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

以王彬之為人顛以凡人遇之亦可以見其風裁矣

汝何哀

而哭之彬曰伯仁長者兄之親友在朝雖無蹇愕

愕當

作諤朝直遙翻

亦非阿黨而赦後加之極刑所以傷惋也

惋烏貫翻

據元帝紀四月敦入石頭辛未大赦

因勃然數敦曰

數所具翻

兄抗旌犯順殺戮

忠良圖為不軌禍及門戶矣辭氣慷慨聲淚俱下敦

大怒厲聲曰爾狂悖乃至此以吾為不能殺汝邪時

王導在坐為之懼恃蒲內翻又蒲沒翻坐徂臥翻為于偽翻勸彬起謝彬曰脚

痛不能拜且此復何謝復扶又下同敦曰脚痛孰若頸痛

彬殊無懼容竟不肯拜王導後料檢中書故事聊音

乃見顓救己之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

由我而死自愧於敦三問不答之時也幽冥之中負此良友沈充拔

吳國殺內史張茂初王敦聞甘卓起兵大懼卓兄子

印為敦參軍敦使印歸說卓曰說輸芮下同君此自是臣

節不相責也吾家計急不得不爾想便旋軍襄陽當

更結好好呼到翻卓雖慕忠義性多疑少決少詩沼翻軍于豬口

水經沔水東南逕江夏雲杜縣東夏水從西來注之註云卽豬口也欲待諸方同出軍稽

留累旬不前敦既得建康乃遣臺使以騶虞幡駐卓

軍諸方謂待諸方鎮同出軍也騶虞仁獸故以騶虞幡駐軍使疏吏翻卓聞周顓戴淵死流涕

謂印曰吾之所憂正為今日為于偽且使聖上元吉

太子無恙恙余亮翻吾臨敦上流亦未敢遽危社稷適吾

徑據武昌敦勢逼必劫天子以絕四海之望不如還

襄陽更思後圖即命旋軍都尉秦康與樂道融說卓

曰今分兵斷彭澤彭澤縣屬豫章郡彭蠡湖自此入于大江分兵斷彭澤湖口可使敦上下不得相通斷了

管使敦上下不得相赴其眾自然離散可一戰擒也

將軍起義兵而中止竊為將軍不取且將軍之下士

卒各求其利欲求西還亦恐不可得也卓不從道融

晝夜泣諫卓不聽道融憂憤而卒卓性本寬和忽更

疆塞此疆謂疆暴也塞謂空塞而不疏通塞悉則翻徑還襄陽意氣騷擾舉動失

常識者知其將死矣王敦以西陽王叢為太宰叢余亮翻

加王導尚書令王廙為荊州刺史改易百官及諸軍

鎮轉徙黜免者以百數或朝行暮改惟意所欲敦將

還武昌謝鯤言於敦曰公至都以來稱疾不朝是以

雖建勳而人心實有未達今若朝天子朝直遙使君

臣釋然則物情皆悅服矣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

鯤近日入覲主上側席遲得見公王者側席待賢鯤用此語也遲直二翻待也

宮省穆然必無虞也穆然和敬之意公若入朝鯤請侍從從才用翻

敦勃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人亦復何損於時復扶又翻

竟不朝而去夏四月敦還武昌初宜都內史天門周

級吳孫皓永安六年分武陵立天門郡充縣有松梁山山有石石開處數十丈其高以弩仰射不至其上名天門因此名郡宋白曰禮

州石門縣吳立天門郡隋罷郡為石門縣聞譙王承起兵使其兄子該潛詣長

沙申欵於承申明也欵誠也魏又等攻湘州急承遣該及從

事邵陵周崎閒出求救此非潁川之邵陵吳孫皓寶鼎元年分零陵北部都尉立邵陵郡崎上奇

翻闕古皆為邏者所得又使崎語城中稱大將軍已

克建康甘卓還襄陽外援理絕言以事理觀之外援已絕也邏郎佐翻語牛倨翻

崎偽許之既至城下大呼曰援兵尋至努力堅守又

殺之又考該至死竟不言其故周級由是獲免又等

攻戰日逼敦又送所得臺中人書疏令又射以示承

呼火故翻射而亦翻城中知朝廷不守莫不悵惋惋鳥貫翻相持且百

日劉翼戰死士卒死傷相枕枕職任翻癸巳又拔長沙承

等皆被執又將殺虞悝子弟對之號泣悝曰人生會

當有死今闔門為忠義之鬼亦復何恨悝苦回翻號戶刀翻復扶又翻

又以檻車載承及易雄送武昌佐吏皆犇散惟主簿

桓雄西曹書佐韓階府諸曹各有書佐從事武延毀服為僮從

承不離左右毀服者毀其常服為僮奴之服離力智翻又見桓雄姿貌舉止非

凡人憚而殺之韓階武延執志愈固荊州刺史王廙

承敦旨殺承於道中廙羊至翻又逸職翻階延送承喪至都葬之

而去易雄至武昌意氣忼慨曾無懼容忼口黨翻敦遣人

以檄示雄而數之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

能救國難耳難乃日翻今日之死固所願也敦憚其辭正

釋之遣就舍衆人皆賀之雄笑曰吾安得生既而敦

遣人潛殺之魏又求鄧騫甚急鄉人皆爲之懼爲于偽翻

騫笑曰此欲用我耳彼新得州多殺忠良故求我以

厭人望也厭益涉翻乃往詰又喜曰君古之解揚也左傳

楚子圍宋晉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

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速即爾刑對曰受命而出有死無賈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

祿也楚子舍之以歸解戶買翻以爲別駕詔以陶侃領湘州刺史王敦

上侃復還廣州加散騎常侍上時掌翻甲午前趙羊后

卒諡曰獻文 甘卓家人皆勸卓備王敦卓不從悉

散兵佃作佃停年翻聞諫輒怒襄陽太守周慮密承敦意

詐言湖中多魚勸卓遣左右悉出捕魚五月乙亥慮

引兵襲卓於寢室殺之傳首於敦并殺其諸子敦以

從事中郎周撫督沔北諸軍事代卓鎮沔中自南鄭至襄陽沔水

所由也故謂之沔中撫訪之子也敦既得志暴慢滋甚四方貢獻

多入其府將相岳牧皆出其門舜有四岳十二牧故後之居方面者謂之岳牧以

沈充錢鳳為謀主唯二人之言是從所譖無不死者

以諸葛瑤鄧岳周撫李恆謝雍為爪牙恆戶登翻充等並

凶險驕恣大起營府侵人田宅剽掠市道票匹妙翻識者

咸知其將敗焉秋七月後趙中山公虎拔泰山執

徐龕送襄國龕苦含翻後趙王勒盛之以囊於百尺樓上

撲殺之盛時征翻楊正衡曰撲焉角翻命王伏都等妻子劊而食之龕殺王伏

都見上卷大興三年阮其降卒二千人降戶江翻兗州刺史郝鑿在

鄒山三年有眾數萬愍帝建興元年帝以鑿鎮鄒山今既數年矣所謂三年有眾數萬者言鑿既鎮鄒山

之後三年之間民歸之者有此數也鄒丑之翻 戰爭不息百姓饑饉掘野鼠蟄鷺

而食之

薦經秋而蟄

為後趙所逼退屯合肥尚書右僕射

紀瞻以鑒雅望清德宜從容臺閣

從千容翻

上疏請徵之

乃徵拜尚書徐兗間諸塢多降於後趙

降戶江翻

後趙置

守宰以撫之

王敦自領寧益二州都督

非君命故史以自領書之

冬十月己丑荊州刺史武陵康侯王廙卒王敦以下

邳內史王邃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鎮淮陰衛

將軍王含都督沔南諸軍事領荊州刺史武昌太守

丹楊王諒為交州刺史

考異曰諒傳永興二年敦以諒為交州按永興三年即惠帝光熙元年

也諒傳誤使諒收交州刺史脩湛新昌太守梁碩殺之

吳孫皓建

衡二年分交趾立新興郡武帝太康三年更名新昌郡

諒誘湛斬之

誘音西

碩舉兵圍諒

於龍編

龍編縣屬交趾郡州郡皆治焉

祖逖既卒後趙屢寇河南拔

襄城城父

城父縣前漢屬沛郡後漢屬汝南郡魏晉屬譙國此河南南概言黃河之南非專指河南郡也父音甫圍

譙豫州刺史祖約不能禦退屯壽春後趙遂取陳留

梁鄭之間復騷然矣

復扶又翻

十一月以臨穎元公荀

組為太尉辛酉薨罷司徒并丞相府王敦以司徒官

屬為留府

敦還武昌遙制朝政故有留府在建康

帝憂憤成疾閏月己丑

崩

年四十七

司空王導受遺詔輔政帝恭儉有餘而明斷

不足

斷丁翻

故大業未復而禍亂內興庚寅太子即皇

帝位大赦尊所生母荀氏為建安君

十二月趙主

曜葬其父母於粟邑大赦陵下周二里上高百尺

高居

翻

計用六萬夫作之百日乃成役者夜作繼以脂燭

民甚苦之游子遠諫不聽

後趙濮陽景侯張賓卒

濮博木翻

後趙王勒哭之慟曰天不欲成吾事邪何奪吾

右侯之早也程遐代為右長史遐世子弘之舅也勒

每與遐議有所不合輒歎曰右侯捨我去乃令我與

此輩共事豈非酷乎

酷慘也虐也言天奪張賓之年何其虐我之慘也

因流涕彌

日 張茂使將軍韓璞帥眾取隴西南安之地置秦

州 南陽王保既死陳安不能
有茂遂取之帥讀曰率 慕容廆遣其世子軌襲段

末柅入令支 軌戶廣翻令支縣漢屬遼西郡晉省段氏據其地應
劭曰令音鈴師古音即定翻支裴松之音其兒翻

掠其居民千餘家而還

肅宗明皇帝上 諱紹字道畿元帝長子
也諡法思慮果遠曰明

大寧元年春正月成李驤任回寇臺登 臺登縣屬越雋
郡九州要記曰

將軍司馬玖戰死越 臺登縣有奴諾川鸚鵡山黑水之間若
水出其下黃帝子昌意降居若水即此

雋太守李釗漢嘉太守王載 漢嘉本前漢青衣縣屬蜀郡後
漢順帝陽嘉二年更名漢嘉蜀

皆以郡降于成 降戶
江翻 二月庚戌葬元帝于

建平陵 三月戊寅朔改元 饒安東光安陵三縣

災 二縣皆屬渤海郡惟東光漢舊縣饒安縣前漢之千童縣
也後漢靈帝改曰饒安安陵縣晉置時皆為後趙之地 燒七

千餘家死者萬五千人 後趙寇彭城下邳徐州刺

史卞敦與征北將軍王邃退保盱眙 盱眙音
吁怡 敦壺之

從父兄也

壺苦本翻
從才用翻

王敦謀篡位諷朝廷徵己帝手

詔徵之夏四月加敦黃鉞班劍

劉良文選註曰班劍謂執劍而從行者也呂向曰班

列也言使勇士行列持劍以為儀仗也李周翰曰班劍木劍無刃假作劍形畫之以文故曰班也晉志文武官公給虎賁二十人持班劍

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朝直遙翻敦移鎮姑孰

屯于湖

姑孰前漢丹楊春穀縣地今太平州當塗縣即姑孰之地縣南二里有姑孰溪西入大江于湖縣本吳督農校尉治

武帝太康二年分丹楊縣立于湖縣杜佑曰宣州當塗縣城即晉姑孰城于湖故城在縣南張舜民曰今太平州跨姑孰溪陸游曰姑孰

城在當塗北今州城正據姑孰溪溪東南數峯如黛蓋青山也自姑孰溪行夾中二十里至大信口出口沂江過大小碣山磯又過礮磯

蕪湖即于湖並大江有王敦城氣象宏敞並步浪翻考異曰晉春秋及後魏書僭晉傳云屯蕪湖晉書明帝紀云下屯于湖今從之

以司空導為司徒敦自領楊州牧敦欲為逆王彬諫

之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收之彬正色曰君昔歲殺

兄今又殺弟邪

晉書王彬傳以為彬從兄稜為敦所害故云然余據殺稜者王如雖出於敦之意猶假手於如

也且稜於敦為從弟此言殺兄蓋以敦殺王澄也事見八十卷懷帝永嘉六年敦乃止以彬為豫章

太守

後趙王勒遣使結好於慕容廆廆執送建康

好呼
到翻

成李驤等進攻寧州刺史褒中壯公王遜使

將軍姚嶽等拒之戰於塘蝦

據水經註塘蝦即堂狼縣也前漢屬犍為郡後漢省郡國志犍

為屬國朱提縣有堂狼山山多毒草盛夏之月飛鳥過之不能得去蜀置朱提郡堂狼縣屬焉

成兵大敗嶽追

至瀘水成兵爭濟溺死者千餘人嶽以道遠不敢濟

而還

溺奴狄翻還從宜翻又如字

遜以嶽不窮追大怒鞭之怒甚冠

裂而卒遜在州十四年

懷帝永嘉四年遜至寧州至是適十四年

威行殊俗州

人立其子堅行州府事

州寧州府南夷校尉府也

詔除堅寧州刺史

廣州刺史陶侃遣兵救交州未至梁碩拔龍編奪

刺史王諒節諒不與碩斷其右臂諒曰死且不避斷

臂何為

斷丁管翻

踰旬而卒

六月壬子立妃庾氏為皇

后以后兄中領軍亮為中書監

梁碩據交州凶暴

失眾心陶侃遣參軍高寶攻碩斬之詔以侃領交州

刺史進號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未幾吏部郎

阮放求為交州刺史許之

幾居豈翻

放行至寧浦

廣州記曰漢獻帝建

安二十三年吳分鬱林郡立寧浦郡晉太康地志曰武帝太康七年改合浦屬國都尉立寧浦郡唐為橫州寧浦縣浦滂五翻

遇高

寶為寶設饌

為于偽翻饌雞睨翻又雞戀翻

伏兵殺之寶兵擊放放走

得免至州少時病卒

少詩沼翻氏執政放求為交州下乃云逢高寶平梁

考異曰放傳云成帝幼冲庚

碩還非成帝時也放傳誤

放咸之族子也

阮咸有名於魏晉之間

陳安圍趙征

西將軍劉貢于南安休屠王石武自桑城引兵趣上

邽以救之

屠直於翻趣七喻翻

與貢合擊安大破之安收餘騎八

千走保隴城

騎奇寄翻

秋七月趙主曜自將圍隴城別遣

兵圍上邽安頻出戰輒敗右軍將軍劉幹攻平襄克

之

平襄縣漢屬天水郡晉屬略陽郡

隴上諸縣悉降

降戶江翻下同

安留其將楊

伯支姜冲兒守隴城自帥精騎突圍出奔陝中

陝中在隴

城南陝與陝同戶夾翻

曜遣將軍平先等追之安左揮七尺大刀

右運丈八蛇矛近則刀矛俱發輒殪五六人

殪壹計翻

遠

則左右馳射而走先亦勇捷如飛與安搏戰三交遂

奪其虵矛三交戰三合也會日暮雨甚安棄馬與左右匿於

山中趙兵索之不知所在索山客翻明日安遣其將石容

規趙兵將即亮翻規丑廉翻又丑豔翻趙輔威將軍呼延青人獲之拷

問安所在拷苦皓翻掠也擊也容卒不肯言卒子恤翻青人殺之雨霽

青人尋其迹獲安於澗曲斬之安善撫將士與同甘

苦及死隴上人思之為作壯士之歌歌曰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

愛養將士同心肝驕驄交馬鐵瑕鞍七尺大刀奮如湍丈八虵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戰始三交失虵矛乘我驕驄竄岩幽為我外

援而懸頭西流之水東流河一去不還奈子何為于偽翻楊伯支斬姜冲兒以隴城降

別將宋亭斬趙募以上邽降曜徙秦州大姓楊姜諸

族二千餘戶于長安氏羌皆送任請降任質任也以赤亭

羌酋姚弋仲為平西將軍封平襄公酋慈由翻帝畏王

敦之逼欲以郗鑒為外援郗丑之翻拜鑒兗州刺史都督

楊州江西諸軍事鎮合肥王敦忌之表鑒為尚書令

八月詔徵鑒還道經姑孰敦與之論西朝人士曰樂

彥輔短才耳考其實豈勝滿武秋邪時江東謂洛都為西朝樂廣字彥輔滿奮

字武秋朝直遙翻鑒曰彥輔道韻平淡愍懷之廢柔而能正武

秋失節之士安得擬之事見八十三卷惠帝永康元年滿奮既收東宮官屬之辭太子者趙王倫

之篡奮又奉璽綬故謂之失節敦曰當是時危機交急鑒曰丈夫當死

生以之敦惡其言不復相見惡烏路翻復扶又翻久留不遣敦黨

皆勸敦殺之敦不從鑒還臺遂與帝謀討敦 後趙

中山公虎帥步騎四萬擊安東將軍曹疑帥讀曰率疑魚力翻青

州郡縣多降之遂圍廣固水經註廣固城在漢齊郡廣縣西北四里四周絕澗阻水深陸曹疑

所築也九域志廣固城古樂安城今按青州益都縣西四十里有廣固城杜佑曰有大澗其廣因曰廣固降戶江翻疑出降

送襄國殺之阮其衆三萬虎欲盡殺疑衆青州刺史

劉徵曰今留徵使牧民也無民焉牧焉於虔翻徵將歸耳

虎乃留男女七百口配徵使鎮廣固 趙主曜自隴

上西擊涼州遣其將劉咸攻韓璞於冀城呼延晏攻

寧羌護軍陰鑿於桑壁桑壁當在南安界曜自將戎卒二十八

萬軍于河上將即亮翻列營百餘里金鼓之聲動地河水

為沸張茂臨河諸戎皆望風奔潰曜揚聲欲百道俱

濟直抵姑臧涼州大震參軍馬岌勸茂親出拒戰長

史汜禕怒請斬之岌曰汜公糟粕書生刺舉小才莊子

曰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問桓公曰敢問公所讀者何言也公曰聖人之書也曰聖人在乎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何

古人之糟粕已矣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陸德明曰糟音曹李云酒滓也粕音各翻糟爛為粕刺者以直傷人舉者招人之過汜音

凡 不思家國大計明公父子欲為朝廷誅劉曜有年

矣為于偽翻下為明同今曜自至遠近之情共觀明公此舉當立

信勇之驗以副秦隴之望力雖不敵勢不可以不出

茂曰善乃出屯石頭石頭在姑臧城東茂謂參軍陳珍曰劉曜

舉三秦之衆乘勝席卷而來

言新破陳安乘勝而來也卷讀曰捲

將若之

何珍曰曜兵雖多精卒至少

少詩沼翻

大抵皆氏羌烏合

之衆恩信未洽且有山東之虞

謂方與石勒相圖也

安能捨其腹

心之疾曠日持久與我爭河西之地邪若二旬不退

珍請得弊卒數千爲明公擒之

爲于偽翻

茂喜使珍將兵

救韓璞趙諸將爭欲濟河趙主曜曰吾軍勢雖盛然

畏威而來者三分有二中軍疲困其實難用

果如陳珍所料

今但案甲勿動以吾威聲震之若出中甸張茂之表

不至者吾爲負卿矣茂尋遣使稱藩獻馬牛羊珍寶

不可勝紀

使疏吏翻勝音升

曜拜茂侍中都督涼南北秦梁益

巴漢隴右西域雜夷匈奴諸軍事太師涼州牧封涼

王加九錫

楊難敵聞陳安死大懼與弟堅頭南奔

漢中趙鎮西將軍劉厚追擊之大獲而還趙主曜以

大鴻臚田崧為鎮南大將軍益州刺史鎮仇池難敵

送任請降於成降戶江翻成安北將軍李稚受難敵賂不

送難敵於成都趙兵退即遣歸武都難敵遂據險不

服稚自悔失計亟請討之亟欺冀翻亟請數以為請也雄遣稚兄侍

中中領軍琯與稚出白水征東將軍李壽及琯弟珩

出陰平以擊難敵楊正衡曰琯胡紺翻珩音午羣臣諫不聽難敵遣

兵拒之壽珩不得進而琯稚長驅至下辨辨步莫翻難敵

遣兵斷其歸路四面攻之斷丁管翻琯稚深入無繼皆為

難敵所殺死者數千人琯蕩之長子長知兩翻下同有才望

雄欲以為嗣聞其死不食者數日初趙主曜長子

儉次子胤胤年十歲長七尺五寸長子之長知兩翻下同長七之長直亮翻漢

主聰奇之謂曜曰此兒神氣非義真之比也儉字義真當

以為嗣曜曰藩國之嗣能守祭祀足矣不敢亂長幼

之序聰曰卿之勳德當世受專征之任

言當世為方伯得專征伐也

非它臣之比也吾當更以一國封義真乃封儉為臨

海王立胤為世子既長多力善射驍捷如風

驍堅

斬

準之亂

事見九十卷大興元年

沒於黑匿郁鞠部

黑匿郁鞠既歸滑曜嘉其忠款封為左賢

王則亦匈奴之種也

陳安既敗胤自言於郁鞠郁鞠大驚禮而歸

之曜悲喜謂羣臣曰義光雖已為太子然沖幼儒謹

恐不堪今之多難義孫故世子也

曜太子熙字義光胤字義孫難乃日翻

材

器過人且涉歷艱難吾欲法周文王漢光武以固社

稷而安義光何如

周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漢光武舍長子彊而立明帝

太傅呼延

晏等皆曰陛下為國家無窮之計豈惟臣等賴之實

宗廟四海之慶左光祿大夫卜泰太子太保韓廣進

曰陛下以廢立為是不應更問羣臣若以為疑固樂

聞異同之言

樂音洛

臣竊以為廢太子非也昔文王定

嗣於未立之前則可也光武以母失恩而廢其子豈

足為聖朝之法朝直遙翻擢以東海為嗣未必不如明帝

也胤文武才略誠高絕於世然太子孝友仁慈亦足

為承平賢主況東宮者民神所繫豈可輕動陛下誠

欲如是臣等有死而已不敢奉詔曜默然胤進曰父

之於子當愛之如一今黜熙而立臣臣何敢自安陛

下苟以臣為頗堪驅策豈不能輔熙以承聖業乎必

若以臣代熙臣請效死於此不敢聞命因歔歔流涕

歔音虛歔許既翻又音希曜亦以熙羊后所生不忍廢也乃追諡前

妃卜氏為元悼皇后泰即胤之舅也曜嘉其公忠以

為上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領太子太傅封胤為永安

王拜侍中衛大將軍都督二宮禁衛諸軍事開府儀

同三司錄尚書事二宮曜宮及熙宮也命熙於胤盡家人之禮不

資治通鑑 九十一 晉紀 肅宗明皇帝 十九 中華書局聚

儲嗣使熙廢兄弟之庸敬

張茂大城姑臧脩靈鈞臺

元帝大興四年茂築靈鈞臺以閭會

諫而止今復脩之

別駕吳紹諫曰明公所以修城築臺者蓋懲

既往之患耳

謂懲劉曜來攻也

愚以為苟恩未洽於人心雖處

層臺

處昌呂翻

亦無所益適足以疑羣下忠信之志失士

民繫託之望示怯弱之形啓鄰敵之謀將何以佐天

子霸諸侯乎願亟罷茲役以息勞費茂曰亡兄一旦

失身於物

茂兄寔為其下所殺事見上卷大興二年

豈無忠臣義士欲盡節者

哉顧禍生不意雖有智勇無所施耳王公設險勇夫

重閉古之道也

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左傳曰勇夫重閉而況國乎重直龍翻

今國家未

靖不可以太平之理責人於屯擅之世也

屯株倫翻難也擅張連翻

行不進貌

卒為之

卒子恤翻

王敦從子允之方總角

毛萇曰總角聚兩髦也從

才用翻

敦愛其聰警常以自隨敦常夜飲允之辭醉先

臥敦與錢鳳謀為逆允之悉聞其言即於臥處大吐

吐土故

衣面並污

故翻

鳳出敦果照視見允之臥於吐

中不復疑之會其父舒拜廷尉允之求歸省父

復扶

省悉

悉以敦鳳之謀白舒舒與王導俱啓帝陰爲之

備敦欲彊其宗族陵弱帝室冬十一月徙王含爲征

東將軍都督楊州江西諸軍事王舒爲荊州刺史監

荊州沔南諸軍事

監工

王彬爲江州刺史

後趙王

勒以參軍樊坦爲章武內史

章武縣漢屬勃海郡武帝泰始元年分置章武國隋廢章武并

入河間郡

勒見其衣冠弊壞問之坦率然對曰頃爲羯

賊所掠資財蕩盡勒笑曰羯賊乃爾無道邪

羯居

今

當相償坦大懼叩頭泣謝勒賜車馬衣服裝錢三百

萬而遣之

是歲越雋斯叟攻成將任回

前漢西南夷傳云自雋以

東北君長以十數徙笮都最大師古曰徙及笮都二國也雋音

成主

雄遣征南將軍費黑討之

費扶

會稽內史周札一

門五侯札封東遷縣侯兄靖子懋清流亭侯懋弟贊武康縣侯贊弟縉都鄉侯兄玘子勰烏程縣侯凡五侯會工外翻宗

族彊盛吳士莫與為比王敦忌之敦有疾錢鳳勸敦

早除周氏敦然之周嵩以兄顓之死事見元帝永昌元年顓魚豈翻心

常憤憤敦無子養王含子應為嗣嵩嘗於眾中言應

不宜統兵敦惡之惡烏路翻嵩與札兄子蕤皆為敦從事

中郎會道士李脫以妖術惑眾士民頗信事之妖於驕翻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二